

重修平遙縣志

三

平遙縣志卷之七上

藝文志

文所以載道也述往事思來者義有取焉平雖  
下邑然陶唐氏之故墟從古迄今豈無鴻儒鉅  
筆可以照人耳目垂諸竹帛者顧兵火之餘凌  
夷殘缺久矣其無徵也茲因舊志之所傳聞及  
他金石碑版斷簡殘冊出於燒劫之遺率搜而  
登之存什一於千百擇其尤雅略著於編以告  
後之君子新作者附入輯藝文志

唐

大唐故上柱國梁府君墓志 并序

君諱思字恭其先安定人也昔秦仲伐西戎有功周平王東遷封少子康於夏陽梁山因而命氏其後竦因才著冀以榮稱禮樂弓裘千載不墜曾祖志誠祖從政父當意並立言立德為龍為光前史詳矣君幼重儒素長好交遊義及友于信誠隣里不羨榮貴以素琴濁酒為娛屬荒郊有事大國用師公奮不顧身掃清邊鄙特蒙

累功加上柱國錦衣綵服宗族為榮嗚呼四時流謝易往難追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大歷十二年七月三日遘疾終於家也春秋八十有七夫人清河張氏閨闈秉德婉孌宜家蓬首終年不移霜操廣德二年八月八日奄然長往公有二子伯曰崇壁次曰廣濟孝情克著追遠思深遂長靈儀旋開兆域以貞元九年歲在癸酉十月十四日卜麟鳳極慶之穴得雞犬鳴吠之辰合葬於平遙城西北一里舊塋里也詞曰寒郊十

月四序旋周白日朝暗黃雲暮愁蕭蕭曠野鬱  
起邱人世此謝泉臺路幽雖餘剝石萬古千

秋

宋 勅賜應潤廟記

余彥和

并汾古良郡也惟平陶介於二大國之間又號  
味劇邑邑之南五十里有山焉名曰起山勢高  
且厚下視邑城山之巖有泉出焉源雖微挹嘗  
其味清涼而滑甘耆老相傳歲遇旱禱於茲未

嘗不應彥和試吏茲邑連二歲春夏旱率三禱  
皆應如響泉之旁雖舊有祠而圯壞不修榛莽  
不除因喻所居之民完而葺之民自赴功不日  
而成廟宇既崇復思名號不立非所以盡報神  
之道耳自古有功德於民者皆載在祀典故因  
功德以立名號所以報神於無窮也彥和具以  
事狀白郡守前後凡再請皆齟齬不克行及周  
侯領是邦也父母其民民之所欲無不從之於  
是彥和再狀其事於周侯即請於朝乃錫以應

潤名廟嘗考易之繫辭曰雨以潤之書之洪範曰水曰潤下潞山之泉能出雲為雨有雲必應是宜得斯名而有以祀其功也今聖天子道格皇天德被黎庶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年穀屢登海內豐富至矣然猶以道寧神懷柔之禮無不備盡故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非特寧處而已又能受職效靈以濟萬物豈非懷柔之效歟號稱既降周侯復作為祝文遣彥和卜日齋戒祭告于祠下是日闔境之內老幼畢至莫不歡呼鼓

舞咨嗟太息謂非我侯不能克成乃事成願紀其歲月俾後來者知我侯之惠愛及民德無愧於神而神之食於斯民永永無窮也功無愧於祀典云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十日記

修清虛觀碑記

謝 悰

三晉之地古為冀州北接燕代據鴈門雲中之塞東連趙魏帶太行碣石之險太河界其西汾水貫其中堯之所都晉之所封唐之所興地也澤潞以北平川千里鼎足分峙者并晉汾而汾

之為州地高氣爽土厚水深其民淳且重桑麻之沃杭穰之富流衍四境汾之盛也漢唐以來將相名臣古今相望汾之英也而平遙為汾之佐邑其民純儉節用有唐堯之風慷慨好義鬻鬻子夏干木之遺烈况夫山川秀麗物產之富庶人物之雄邁而道家之居至於卑陋而不修非所宜也清虛觀建於唐高宗之末年觀名太平天祚中嘗葺之本朝錫名清虛百餘年來廢壞不修日月浸久惟元始天尊像僅存焉旁穴

上穿不庇風雨徒設門扇四無墻垣過者直入莫復誰何罷民遊手攘竊蒲博聚為淵數則所主者非其人也觀者莫不傷焉其後得道士武太文居之太文質直而好義凡觀之田有所收入用以修完棟宇贍給往來秋毫之微不私於己惻然悼觀之蕪廢經營擴集不避寒暑人知能完其居也朝散裴公憫太文之有志自捐其資以成就其所欲為而公節操行謹素為鄉里士大夫之所信服故一出言親舊里人與夫旁

邑願相其事從之爭先惟恐其後故豪者獻財  
巧者獻技貧者獻力而觀為之成於是增大元  
始天尊像而益之以道君老子之像又為小殿  
四一以奉玉皇十二曜列焉一以奉北極十二  
元長列焉一以奉天地水三官一以奉真武而  
北斗列焉既為之道堂又為之庖舍凡以居其  
徒者無不修焉今之過其前觀其大厦輪奐金  
碧照曜出於頽垣廢屋之後庭除潔清壇墀完  
整出於荆榛白露之中黃冠雲來步虛逍遙異

乎前日惡少之呼喇喧囂而紛雜也太文誠有  
力焉然非公以信義率其鄉邦而汾之人慕道  
奉善亦不能化舊而為新於是觀之興遂為西  
河之巨麗因是而歎道家之說有補於天下久  
矣自三代之後世衰道微然後道家有助於世  
故有為紛更然後知清靜不擾勝焉馳騫夸奪  
然後知不爭無欲勝焉欺訛矯詐而真者勝焉  
縱橫排闥而默者勝焉故老子謂絕聖棄智之  
說將以還淳還樸而已矣漢之文景尚黃老之

學止於尊其說崇奉之典闕如也至於唐祖老子本朝始大其棟宇華其像貌崇奉之儀日以嚴潔是以茹足煉丹蟬脫而羽化者歸焉吐故納新熊經而鳥伸者歸焉以至福之可祈罪之可弭亦歸之然後其教有以興而其徒有以盛也蓋道之有補於世雖極人力以崇奉不為過矣觀之成公屬武當從事謝棟為之記因識其風土之淳厚觀宇之興廢與道家之為教載之於石云

起山神祝文

周燁

維宣和元年歲次乙亥十二月癸酉朔初十日壬午中奉大夫知汾州軍州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兼點檢牧馬事借紫金魚袋周燁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應潤之神惟神惠澤一方民蒙其福邇聞于朝以彰休德錫以應潤顯揚厥功燁職守茲土獲庇良厚謹遣宣教郎知平遙時事余彥和涓辰致禮明告于神伏惟降監尚饗



金

重建趙山應潤廟記

郭明濟

圖經云趙山在縣東南四十里高三百三十六丈峻越餘山城冢記云平陶東東有過山是也唐天寶六年改名趙山也山之谷越谷也谷行十餘里中有佛舍百福寺也寺東有古神祠應潤廟也廟有井池乃擣石取水之泉也宋宣和元年縣宰余彥和狀聞甘雨應祈之事因賜額曰應潤廟勅牒碑刻斯具存焉到今七十年矣

大定十二年縣令蘭嗣吉亦祈雨即應報構喜雨亭於縣署以明應潤之徵也邇來自春徂夏雨澤愆期苗則稿矣民斯病矣知丞權縣寇公大夫以民為憂步至趙山應潤廟取水祈雨因瞻殿廡摧圮祝曰如獲甘雨願輸俸錢修完祠宇言之有信感而遂通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旱苗勃然興之矣雨隨水行信宿至縣三日而俾滂沱矣縣人以紙千數千送水至東河上其焚紙反皆東南飛去實神靈

之驗耳水還厝而後雨世謂迴馬雨也由是觀之厝曰應潤豈虛言哉即以清俸充修厝之費且閩縣鄉里願施瓦木人工者源源而來皆德政感神降雨所致如此寇公大夫守伯祥代郡崞縣人也自大定乙巳仲春來丞吾邑特權縣事庭無留訟獄無滯囚鄉無追胥境無盜賊優優然了無事矣乃廣廡署修導舍算弦歌之南樓引渠水於東郭百廢皆起庶民咸和是以廉問治寡比及升除士民已有去思之詠况夫感

神澍雨過余公蘭令遠矣彼積薪環艾者豈可同年而語至於修厝之際欲雨則雨欲晴則晴神意人心合若符節陶瓦生而復熟神髭夢以剪髮聞者莫不驚歎僉曰如斯神應可不記其始終以永其傳其營建制度爛然可觀前後正殿東西兩廡龜亭拜廳扶堂樓門繪塑一新皆寇公之所規畫也於是神有所來饗人有所歸養峯密栢栢掩映左右乃一方之壯觀不其是歟僕為之記殆非好談神異特紀其實而記

月爾  
元

梁公祈雨靈應記

張翼

雩而請雨旱祭也按周禮地官則有供雩飲之人教聖舞之師雩祭之名始基於此故傳稱龍見而雩及仲夏之月命有司所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雖曰帝尊而百神次之反以山川百源為所祀之先者何哉蓋以二氣良能天

地功用流行於其間而能出雲氣降時雨潤澤羣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為尤盛是故為之壇墮立之祝史牲殺不同珪幣各異順羶沉之類嚴備物之享有天下者秩而祭之諸侯惟及其封內自秦漢而降因革既殊非復古制將有事於山川者或遺官而攝之至於守令之徒適有水旱之裁許以通祭其來遠矣今茲距平遙之南有所謂超山者齒巒起伏形勢聯絡東西與麓臺抱腹諸山對峙獨茲山為最高路轉

峯迴林壑深秀望之則鬱鬱蒼蒼翠光接天晨  
煙夕霞燦若畫本往往騷人賞客登臨嘯咏窮  
日而莫能去焉山之麓初有百福禪寺東有靈  
泉其上立祠祀之或謂雨暘之徵無禱不應宋  
宣和初天子以應潤賜額由是名益著聞其或  
雨澤愆常禱祠者相望于道路今待御史行雲  
南諸路御史臺事梁朝列其父自天朝革命攻  
城略地為國虎臣續紀太常勳藏盟府逮至伯  
叔兄弟佩金符者凡六人其子孫列職郡縣者

袂相屬也鄉民受賜餘三十年其惠政遺愛英  
聲茂實表表然著人耳目者未易槩舉朝列公  
當中統壬戌之春初仕為平遙令夏暨秋旱甚  
公歷禱縣界靈祠卒無所獲有以應潤為言者  
乃率父老詣焉帶祝甫登雷礮電明香火未收  
甘雨洪注均浹縣境於是和氣充盈拊蹈布野  
賀者輻輳咸謂我侯非神無以享其誠神非我  
侯無以表其應侯謂古人禱祠其或靈貺不答  
自咎而已幸而應焉不敢以居其功今也令實

不德殆偶然而雨過歎抑神矜我民而致然歟  
是皆恍惚而不可復知意影響之報恐不如是  
之捷也取復曰古人有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  
負子而趨者是皆誠之所感侯復又何辭焉既  
而秋乃大登遂相與報祀於神周覽祠制俯仰  
太息以為瓦老木腐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且念  
比年以來水旱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因其故廟  
悉易而新之明年會更官制遷除於外者凡十  
九年至元乙酉之秋由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

副使秋滿以歸一日特謁祠下乃捐餘俸繼欲  
增廣之遂命安君文美相里君德董其役時旁  
近之民與邑中好事者翕然相率以助貲先建  
東西兩廊後葺闕宮前立獻殿不三月而成復  
以丹青潤色于神像於是嚴其鑄鑄以時啓閉  
使衰味燕器莫敢淫瀆于祀典罔不慄然知所  
畏敬竊惟宣和之初朝廷賜額褒崇之意實自  
邑宰余君與郡守周侯啓之洎金之大定中蘭  
尹嗣吉寇丞居慶俱以禱雨有應而能尊明靈

作新廟今石刻具存况我侯泚官一出于家法  
方其初仕有仁民利物之政今猶頌之如宰介  
美則立縣學以勵風俗開渠水以灌民田及代  
縣民陳五事並舉之詞以不得保畱為恨如同  
知于懷孟子郢州俱有治效及提刑獄于兩廣  
四川雖在炎荒僻遠莫不緩視徐按以洗冤澤  
物為己任用是聲聞于朝除朝列大夫侍御史  
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後之封拜未易以淺近  
量也由是觀之則事神治人之道可謂備至矣

鄉人合辭以記為請義不可以不做辭嘗本其  
地之始也虎豹踞而龍蛇走陰樾萃而禽鳥樂  
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安知有  
應潤祠耶今也化金碧於驚泉怪石之墟以為  
鄉人祈福之所每遇嘉辰令節時和歲豐有絲  
竹管絃之聲游賞於其下則山川之盛風物之  
美登高作賦弔古書懷宜其覽者自得之余惟  
春秋書法喜雨閔雨皆曰有志於民者也自祠  
之立於數百年之久是邑非無令佐每經歲旱

請雨而以愛民重穀為心者惟此數公而已是  
軍大喜特書而屢書之俾後之為政者將有所  
感必以侯之心為心則民可得而治神可得而  
享矣又念丹青所以昭神像也丹青有時而渝  
廟宇所以敝風雨也廟宇有時而敝後之廢興  
成毀皆不可復知獨茲山之神與泉之靈同宇  
宙而常存民托靈苙宜血食于無窮焉於是乎  
書之以為記

應潤廟祈雨靈應記

武亮

書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感而遂通者神也夫天地鬼神未有不誠而能  
動者也方皇元大德之四年春迨夏無雨黃埃  
彌空蹇陽肆虐二麥乾稿草木焦卷人民惶惶  
有離散之歎適逢魯花赤完顏太帖木兒受勅  
命來監是邑公善騎射美容止正直方嚴中心  
樂易祇慎厥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  
不為表操聽事之際以歲旱為閔於是修零祀  
作土龍遍謁縣內神祠禱之則輒無一應遂詢

諸耆老有以起山應潤侯言者公是日齋戒躬詣靈山謁神宇嚴香火極誠敬暴身致禱不旋踵而陰雲四合洪雨河注越五日公以牲醪用答神貺輒又雨均決縣境于是二麥舒榮草木涵茂秋遂大稔本縣儒吏溫仁甫翌日踵門以記為請用示將來以表神侯之靈應者也歎辭不獲已姑以公啓心之由神侯靈應之實以紀之且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恠物者皆曰神况吾邦起山應潤之名先賢祈禱

之實鄉先生教諭張公已備言之矣不必喋喋云耳夫感應者在神之靈人之誠幽明感通如響之應聲耳籍神之無靈人之無誠焉能致感應哉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神之靈則不能歆公之誠非公之誠則不能感神之靈幽明既交是誠意接矣昔張雍士遜為射洪令適歲旱禱白崖神即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我完顏公禱起山之神即雨則與士遜何異哉於是乎書之時大德六年歲在



元默攝提格孟夏一日記

故沁州長官贈沁陽公杜君祠堂記

弋 鼓

以人之身為身則人亦身其身以人之家為家則人亦家其家已之身非人之身乎人之家非已之家乎古之君子一視同仁物我無間奮不顧身以濟人利物為己任視人之害猶己之害而去之視人之利猶己之利而為之實德久享與意同感或捐軀以報之或奕世以祀之猶恐

不能盡其心是以南陽遺父母之愛宏農羞絀歌之薦望覘碑而感泣藏甘棠而弗翦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沁之為郡襟三晉帶兩河扼南北之衝變故之際憑阻而觀望者蜂起蟻聚于時之民可謂難矣烽燧既息版圖一定以最爾之荒區當出師之要路以瘡痍之疲俗應倉卒之急賦其政可謂難平矣士隘而多瘠民勞而易貧生財之道甚少而用之者夥其治可謂難洽矣合數者之難而我元帥杜公一以誠意

處之未嘗以夷險芥蒂于胸中故能制其二而懷其柔安其邇而來其遠阡陌荆棘枉席塗炭均徭賦賑乏餒四十年間政平民安課其殿最視他郡為優此其章章著見于人之耳目者惜乎其頤未究而遽有拂衣之歎此人之所以思慕痛恨而不已也若夫家世之系出處之蹟則碣銘存焉茲故得而備述之蓋其敦本抑末尚實惡華勇于去惡篤於善撫小民號泣哀慟之聲達於遠近是豈偶然哉中書楊君以朝命宣

撫是邦期月之間親閱政迹况於公有二十年之舊故其知之審而詳之深一旦集僚佐耆老而諭之曰即公始闢此境還是勞來以迄于今既肉而骨又壽而脉矣功德所著不為不多今不幸而逝其忍遽忘之乎祠而享之亦報本之禮也僉曰此舉人之素願也重以王恩優渥廟貌俾新榮上公之號腆血食之祀報功崇德一尊古典上下之情不約而同誠之不可揜如是夫遂卜吉地既堂而且像焉以為歲時酬奠之

所仍謁僕以紀其實辭不獲已因謂自古人正學之廢而誠意之道聞見于勇烈剛毅之士蓋以性質之端毅資稟之渾厚故其善言善行皆自誠意中發見傳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而上之所以加公之勞而後報下之所以感公之德而不忘者其以此欺僕非知公者蓋聽夫邦人之頌如此故樂為之書與夫免仁行遠以竊時之聞者固有間矣歲丙辰七月二十五日記明威將軍

吉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杜思明承務郎固鎮鐵冶提舉杜思忠奉訓大夫簽河西隴右道提刑按察司事杜思問同立石

杜氏孝感泉記

郝天挺

書曰至誠感神者誠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神也力有所極智有所窮極之智力感無聲無臭之神天舍誠莫先誠身之道惟孝為大故王祥之感冬躍鯉姜詩之近舍湧泉皆其應也振古如茲豈今不爾

太原平遙孝感泉者出於本縣西汾村里杜氏  
先塋之側泉之得名由今四川行省左丞之母  
沁帥便宜夫人王氏之所指而鑿者也里自開  
闢有聚落已來土脉鹹苦列井數十皆蟄舌不  
可嘗負纒抱甕遠汲地所民甚病之帥薨歸塋  
夫人扶柩哀慟之餘相地出井以供蘋藻鉶釜  
之薦泉忽通透獨甘如飴耄稚歡駭目之曰孝  
感既周塋遺澤至今賴之帥諱豐起跡農畝金  
末兵亂以材勇保據沁州國初人附累從戰代

所破城柵全活萬計朝廷授以虎符金吾衛士  
將軍絳軍節度使沁州都元帥便宜行事其本  
州所隸親王亦有旨錫以沁陽公之號投戈撫  
字得人驩心乙卯夏五薨年六十六遺命還塋  
西汾州祖塋沁人晉之不可乃別建祠堂以奉  
香火夫人王氏孝于親睦于族治家教子慈肅  
有方生男長曰思明襲沁尹某遷至明威將軍  
吉州路達魯花赤次思忠自高麗國經營官遷  
承務郎固鎮鐵冶提舉次思敬由汴梁安西路

總管召拜內臺侍御史尋參知內省政事改資  
善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練達辨博識  
明氣和歷中外餘三十年謝病退去次思問以  
綏德州知州簽奉議大夫簽河東山西道肅政  
廉訪司事取祿三十許人文通經史武便騎射  
出任者依日月之光春秋危從居家者安桑梓  
之舊晨昏甘旨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至誠感神  
於斯見之矣噫西河之井泉日夜洋溢供鄉里  
饑渴之求源源無窮杜氏之子孫日夜蕃衍供

家國人才之用源源亦無窮臨其亭甃飲其清  
冽鄉里不能知所自為志本子孫不能知所自  
為志孝事宜勒諸石以告來者大德三年三月  
初五日記

評事梁公墓碑

張藻

公諱東鈞字仲平古陶麓壘人也自幼治書天  
性寬厚其行純粹善與人交鄉曲之間甚有德  
譽因疾終於象享年六十生子七人長曰瑜次  
曰政三曰瑛四曰珪五曰珍六曰瓊七曰珠

瑜其性行亦純厚其貌魁然二十四載為本邑令寬而有容未嘗見鞭筆及於人故闔郡吏民無不隱懷壬寅六月十二日因疾卒於官時年五十有八次子致早喪於鄉里三子瑛其性正直純儉孝於父母友於兄弟信於朋友又多勇略其操履迥出於庸流方在壯年會世離亂取於淹屈慨然有遠大志戊寅之冬會大朝太師國王總百萬之師開拓疆土自北而來至於井汾之間偶然得公國王見而悅之遽然信用相

從征伐所至處無不畏服而下至春班師復歸故地及己卯之秋又按察那延總軍與公南向征伐由迴牛鳳栖二嶺遂下平陽霍州晉安沁路等數十餘城又攻太行使其山不得固其險羣師馳入又下懷孟等十餘城至辛巳歲入美良境又會天氣暴寒水合黃流而羣師平渡遂得神前口處要地因入陝右又破貞州至己丑年公不遠萬里之地躬詣闕下朝見上嘉其意親授金牌宣命令充朔安之職掌握兵權及

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宣差萬戶扈從車駕西入  
長安鳳翔等路其州郡傳檄而定並宋境同慶  
白環西和沔州秦安興元等處雖百金城湯池  
弗能固守亦皆委而去之矣乃乙未歲領軍又  
取階和城鳳及襄陽等處州縣靡有或遺丙甲  
之冬又破大安軍由劍閣入西蜀威震四遠不  
勞血刃而定次丁酉歲開建梁山忠萬等州速  
際瞿塘夔府巫山之界所征無敵所向無前如  
入無人之境得其地乃提士卒凱歌而還至戊  
戌年西蜀復立其城暨都元帥重整三軍談笑  
而定直抵雕門黎雅木波國界至辛丑歲宋入  
復守瞿城之江兵不能進公乃於是計之以皮  
航因得而濟之遂破其兵眾散亂投水而走因  
得其地是以都元帥知公有深謀遠算又善於  
用兵故授以萬戶之職見畱鎮守於興元外權  
姦寇晏然無事迨辛丑之春成都漢州敗軍  
之將強仲疲力復立其城公為先鋒突薜那延  
復入其境如虎熊之蕩犬羊莫之能禦於是生

擢四川制置陳公其下官屬莫非其有也噫公  
自少從征三十餘年披堅執銳以身許國而不  
敢告勞迨世以來未有之也四子珪五子琮從  
按察那延征伐而終六子瓊從大遼郡王征山  
東得益都等路數十餘城迴因疾卒於家七子  
琮繼故長兄為本邑令瑜生棟從國王四方征  
伐棟一子驢兒瑛有子三長曰翼權父職征伐  
次曰羽見習儒三曰長安瓊子一乞僧琮子三  
長曰張奴次曰萬僧三曰千十信哉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是以子孫衆多也濟濟鏘鏘顯顯昂  
昂枝葉蓬芳如芝蘭玉樹生於庭階耳鄉人曰  
有是慶門可無美乎壬寅七月十有八日諸梁  
數子求文於僕僕以不才固辭者屢以辭不得  
已乃為之記其銘曰

猗歟梁公 其貌堂堂 周旋中禮 不失其  
常 賦性純純 固守公方 世積其德 德  
音孔彰 天道福善 久而益昌 誥誥子孫  
襲慶之長 洋洋嘉聲 膾炙人口 曰茲



門 時亦罕有 克忠克孝 宜享天祐 立  
身行道 以顯父母 濟濟繩繩 揚名於後  
今銘諸石 尚傳不朽  
中書省選充汾州教授張藻撰平遙教授邢中  
元書丹鄉貢進士趙徽篆額大朝歲次壬寅九  
月庚戌庚辰朔初六日乙酉太原路平遙長官  
男梁琮孫男梁棟次孫男梁翼梁羽立石  
故征行都元帥五道萬戶梁公神道碑

魏初

梁嬴姓非子之後秦仲有功於周平王封其少  
子唐於夏陽梁山是為梁伯其子孫以國為氏  
如梁宏梁益耳梁嬰父輩為晉大夫汾晉地平  
遙其屬邑也公之先家於平遙者其世蓋之然  
自公始大著祖諱顏父諱秉鈞好施與鄉人以  
長者稱之娶郝氏生子七公其第三子也公諱  
瑛少有大志勇力絕人善騎射金季中原受兵  
所在都邑望風奔潰戊寅元朝太師國王領兵  
南下公曰天也死填溝壑何益乃率眾詣軍門

上謁即授元帥左監軍使撫定居民攻諸城堡之未下者公屢出奇計招誘降附凡百餘所明年從國王掠霍路沁徑太行大勝懷孟又明年入關秦隴悉定用是錫虎符陞征行都元帥以縣行平安州事俾公領之兵火之餘戶口蕩析公安集有法人始有息肩者戊子四月武仙陷平陽太原州介於其間卒莫敢犯國王檄公進兵仙天敗即棄城走己丑入覲適改定天下官制特授公金符御前千戶明年扈從南征至鳳

翔俾西徇來地西和興元十數城俱下壬辰天兵次唐鄧公前其鋒與金兵戰於鈞之三峯山大破之河南震恐時降附軍民日衆他將以糧不給欲盡殺之公曰殺降不祥凡隸麾下者悉不得死其父子兄弟離析而復合者俾籍於民幾三千餘人乙未從元帥塔海甘不入蜀來人守瞿塘寨不克進公作皮渾航以濟塔奇之妻權征行萬戶雷鎮興元戊戌又從塔公圍資州踰月始下塔怒欲悉坑之公曰今始得一城而

坑之地域未易下也塔善其說公喜曰吾起身  
鞍馬間不啻百數十戰未嘗敗北所全活者亦  
不下數萬計壬寅宋人陷成都公與先鋒禿薛  
擒其四川制置陳隆之成都平丁未公年五十  
有七告老不允詔公光西京平陽太原京兆延  
安五路萬戶治太原以子翼襲行軍千戶公以  
太原甫定民多離散懇聞於朝始復三年於是  
四方來歸者三萬餘戶刑簡令信境內以寧丙  
辰三月十九日卒於家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

六越五月葬於本邑麓臺里先塋之次禮也夫  
人溫氏子男四人曰羽太原路管軍千戶曰天  
翔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曰珣早  
卒長即翼也遷成都轉運使女四人平遙李思  
齊忻州長官塔察京兆路兵馬總管馬祐太原  
路鎮府都彈壓李燦其婿也孫男一十人偉宣  
武將軍行軍總管儀備傑秦王府侍衛補太原  
路管軍千戶佐時中時正鴨水縣主簿時仁時  
義俱有立志女一十人七適大族三在室曾孫

男一十四人長思賢次思敬行軍千戶餘幼女一十五人天翔與初有一日之雅謂碑銘未刻請文其實乃按所具狀亭而銘之

銘曰

天地草昧間氣鍾 豪傑乘機騰其中 漢唐之初如囊鋒 聖元乃有平遙公 公之譜系 嬴本宗 世稱善人服於農 風之從虎雲之龍 千載一時公實達 萬夫肝膽誰爭雄 批秦抉晉天為紅 望之而畏羆與熊 其心

休休如有容 救降釋俘扶疲癯 并氓至今猶呼翁 天之報施亦已豐 若子若孫咸登庸 麓臺西原汾之東 龜螭有文圍有松

千秋萬祀何終窮

嘉議大夫御史丞行御史臺事魏初撰集賢侍讀學士奉議大夫李個書丹中奉大夫中書省叅知政事杜忠敬篆額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男梁天翔立石從事郎冀寧路保德州判官曾長孫男梁之才承事郎秦州成紀

縣尹兼管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次孫男梁時  
義忠顯校尉簽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次  
孫男梁時仁承事郎大州路清河縣尹兼管本  
縣諸軍與魯勸農事次孫男梁時政朝列大夫  
信州總管府治中長孫男梁時中等建延祐元  
年重九月日

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使梁  
公神道碑

李元道

公諱天翔字飛卿梁姓世為汾州平遙縣人曾  
大考顏大考秉鈞娶却氏考瑛少磊落有當世  
志便騎射以拳勇聞佩金符御前千戶尋升都  
元帥五路萬戶娶溫氏生四子公其季也公生  
而卓異未冠能樹立讀書通大義弧矢之藝妙  
絕一時尤邃圖言象素武弁獨立文階起歲丙  
辰尹平遙縣時公年十有八克目振厲有夙成  
風每召邑老十餘輩禮以酒食詢以民事聚老  
皆曰可而後行會歲旱境內饑問以救災術食  
言東南縣可兩舍有神曰超山致雨賜弗疑公

乃自責不德一禱而雨是歲大稔民勒石以頌  
中統五年制授同知懷孟路與魯總管府事至  
元九年授從仕郎介休縣尹邑當南北驛衝藩  
邸絡繹使輅蜂午迎候供億不擾而集建學勸  
農井井有條承制簡兵編戶以成南方公第民  
衆寡甲乙為伍少老服其公平用部使者薦十  
三年授承直郎同知郢州州初附兵氣未戢人  
懷反側羣小逞聚而為盜前政不能制公捕得  
首惡杖殺之餘釋不問於是豪猾畏縮一境帖

然而後發廩度賑單貧恤孤遺撫創罷修校官  
算津梁開陂澤課民力穡野無汗萊州之滯事  
晉獄裁遣一空御史臺才之授僉嶺南廣西道  
按察司事嶺海瘴鄉人多不擇於行公毅然赴  
上部按郡邑植發姦伏以舉職聞遣海北廣東  
道提刑按察副使百姓者宣慰廣海貧墨厲民  
土豪黎德因之為閩公劾奏乞選望臣以代朝  
廷然其請海檄遂寧改奉議大夫西蜀四川道  
提刑按察副使歲薦饑蜀山水四塞糧販路絕

公言諸主者當發廩以周饑民僉議上聞公獨  
曰報下則民釋矣朝廷見罪責償某身任之眾  
莫能奪遂發糧四萬斛舉郡軍焉衆哥柄政遣  
使校天下錢穀檄公分理時皆希旨肆暴公寬  
猛適中不事剝剔時論多之廉部南郡建言思  
播八番蠻貊所家怙險莫制盜弄我干戈度割  
我疆場宜遷其右族郡縣之便且選良撫臣使  
之知懼朝廷後以宣撫殿南服由公請也後奉  
政大夫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上廿六

年雲南行御史臺授朝列大夫侍御公下車白  
曰南詔衆夷變服無常而守臣縱御乘方得不  
為將來之大戚乎訪軍民利病得汰冗員薄稅  
斂省驛傳遷土官恤兵政已通懸布威德懷遠  
人切治體者二十餘條乘傳以聞世祖皇帝深  
所嘉納授吏部侍郎會高麗饑制以公往賑還  
日奏對稱旨授少中大夫成都路總管未幾改  
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命下疾革至元癸巳  
七月四日卒於都城寓舍春秋五十有五子時

中等以樞辭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墓縣之麓  
臺先塋夫人周氏太原鼎族子男六人曰時中  
朝列大夫信州路總管府治中特正承事郎清  
河縣尹時仁忠顯校尉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  
訪司事時義承事郎成紀縣尹時智時信未仕  
女三長適將仕郎懷孟路鈔庫大使劉自得次  
適沁州杜仲篋季適宣使相里輔孫男一十一  
人之材從仕郎保德州判官之楹之拱之樞之  
權孫醜閻延童孫女二十三已適將仕佐郎萬

泉縣尉若春承仕郎太谷縣尹張伯顏不花忠  
翊校尉管年千戶寇彥禮集賢院宣使李完澤  
冠州長官李答答曾孫男八黑黑頑頑霜臺曾  
孫女二幼時中狀公行事走京師泣懇曰先公  
棄諸孤養既克襄事歷年二十矣與先公聯事  
久莫子若知先公之素亦莫子若敢以銘墓道  
請公資易直不置城府鄉黨稱孝友喜文士樂  
推挽復進蒞官將四十年理民為循吏執憲為  
才監司轍迹所旣威惠並著嘗治官書必察其



之賢否有以小罪當笞其人懇以母老且病願  
沒身不齒任版自贖公側然釋之論者以公有  
公輔之度云

故明威將軍吉州路遠魯花赤杜公表銘碑并

杜思敬

竊聞傳稱樂武子之德在人猶周人之思召公  
焉愛其甘棠况乎其身惟我先君沁陽公之德  
亦猶是也累應爵寵領兵牧民其治躬也未嘗  
不勵蹇蹇之節其理民也未嘗不施煦煦之仁

匪違道以干譽惟慎己以便民于其卒也邦也  
思之祠而祀之口而祝之具其遺愛而頌德之  
傳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諒哉先君四子長曰思明字彥昭性  
方而毅剛中而聰至於射御文筆辨博勇敢皆  
所素能多才多藝不止賢于人者五而已矣襲  
爵充沁州管民長官約勅羣吏有幹蠱之舉中  
統新法肇立例遷隰陝鄆三州刺史悉有能聲  
公蒞事一以嚴肅為政是非昭明如得其情

豪家貴族一不假借必齊之以法猶夏日當中  
物無逃影人畏如神初亦謂之過剛既而盜賊  
屏跡姦胥畏威編戶無擾民稱之書政錫珎而  
立于通衢孔子所謂剛者公始可以當之昔國  
僑戒子大叔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此其驗歟公治家之方一同斯道子孫童僕  
未嘗假以顏色有小過微類亦不少貸衣服不  
在新故必以潔飲食不在甘旨必以精偶有不  
速之客促使供俱如提孤軍啣枚趨敵不聞人

聲咄嗟而事集大略如此易曰家人有嚴君焉  
父母之謂也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  
終吝竊嘗思之公之嚴威儼恪以遵斯義也至  
元丙子大丞相伯公渡江取米遣使奉請能幹  
官十員所下城邑俾之鎮撫公豫其一至則付  
以千人命攻江左楊羅堡公躬擐甲胄取整孤  
以先登衆軍畢登遂克之寵錫虎符授明威將  
軍吉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賞其勞也大軍之  
後疫氣甚熾公蒞政未久亦染斯疾請告未歸

踰歲稍愈于是所蘊進士之志渙然遂已營理  
家事施陶朱猗頓之術以廣其業以潤攸居至  
使倉庾之積日益盛私帑之財日益滋足不躡  
權貴之門以借譽口不道諂諛之言以求名較  
之醉生夢死日夜孜孜矻矻以沽名釣譽者則  
有間矣不幸舊恙復作以卒于家壽年六十有  
四權厝于牛山之東壁泉之左待真卜也夫人  
梁氏太原平遙大帥梁侯長女也和易淳潔克  
諧諸親每以柔克濟公之美人賴以安後公五

年卒長子曰恕梁出也以公廕除蕪湖涇陽縣  
尹清而能陞為承務郎同知無錫州事生孫男  
四人曰格彬桂次子曰淵次夫人馬氏之子也  
以侍王邸積有歲年以勞擢為真州同知累遷  
至奉訓大夫長寧州知州兼管內勸農事有孫  
四人曰樞楫權楷次日濬有孫二人曰松檜諸  
孫所娶洎曾孫輩列名于碑陰見于譜牒此不  
復重載得吉卜於大德八年月日返樞太原平  
遙西汾里祖兆之側與諸弟列墓焉以夫人梁

氏馬氏拊嗚呼先君積德累行以利後人蕃衍  
盛大享國摩祿詩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  
者此之謂也墓有日母弟前資善大夫中書左  
承杜思敬集衆而銘之銘曰

猗歟我公間氣所鍾襲爵蒞政以剛直凜凜然  
有前賢烈士之風雖白刃臨之而不為悚懼雖  
貴勢迫之而不以雷同上錫虎符寵勳酬功惜  
乎安民未久呻吟甫息而膏肓之疾以嬰厥功  
請告而歸療治弗平實鬼瞰高明之室忽星隕

臨淮之營梁木其壞影山以傾轎車西邁銘旌  
啟行列墓祖側不震不驚千萬斯年奠此佳城  
延祐六年歲次乙未十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  
承直郎婺州路義烏縣尹兼勸農事長男杜恕  
立石

故承務郎顧鎮鎮冶提舉杜公神道碑

杜思敬

展武以職渠魁納策此古今之所偉仕宦之同  
尚也提舉公其度乎公諱思忠元帥沁陽公次

予也少襲沁州長官不厭其心徑去朝廷委策  
春宮會肇立樞院公與幕府丁高麗金令公之  
亂勒公佩虎符而討既違其城匪兵而衛不甲  
而程宣以仁義片言折服所至之處風行草偃  
凱還授以承務郎顧鎮鉞治提舉公曰鹽鐵之  
政古人所鄙營利之術非余之能于是斂衽歸  
休放意邱隴日以詩酒自娛未嘗膏盲縈心卒  
于銅銀塋于平遙故里夫人馬氏生二子長曰  
憲文次曰希武若納若愚若金若冲若虛文子

也琬琰武子也希武來而言曰先君之行止非  
叔父莫克銘固辭不獲謂之曰吾兄步武弭寇  
既若是拔萃清節又如此拭淚忍銘之曰於赫  
元良繼國之細密通春宮善舉日彰勅討高麗  
流休洋洋巨寇陵夷東土以康凱還淺馘爵授  
冶場度非已宜斂襟歸銜縣山蒼蒼汾水湯湯  
惟公之則鳳之披香窈窕既奠厥蹟其張文乎  
翠琰千里垂芳大元至正十五年重陽吉日孫  
杜琬等立

明

何公重修廟學記

梁 櫟

平遙之廟學肇建以來重修凡幾矣規制宏遠  
完美固難經之以歲月侵之以風雨漸漸敝壞  
歲庚寅縣尹何公下車展拜於廟環顧之歎曰  
殿宇如是何以榱神學堂如是何以造士當官  
六事此為之首况卯科在通士之養翼以騰漢  
者三年一期也新廟學以鼓舞之可緩乎即謀  
於廣文成君等及諸弟子員期所以重修之諏

日興工數月告成成工維何曰敬一亭曰尊經  
閣曰啓聖祠凡四楹曰先師廟六楹曰明倫堂  
六楹曰東廡曰西廡各十二楹曰名宦祠曰鄉  
賢祠各四楹曰時習齋曰日新齋各四楹曰櫺  
星門曰文廟坊各六楹至於崇正學坊闢異端  
坊左右儒林坊騰蛟起鳳坊泮池墻垣之類通  
為修飾或易其棟楠或補其缺壞或扶其偏倚  
或華其簷阿或高其板築輪奐鮮美光耀雲霄  
黜聖丹刻炳煥眉睫煥然一新功倍於作且有

所勞而非民力有所費而非公帑經始於辛卯仲春月至季秋月落成皆公之善於區畫也以是棲神神將用康以是造士士將用陶厥後真才輩出羣牧高第非公之功誰與士當有遐思矣矧公當大侵之後諸務旁午歷修祠院大修縣治及壇祀之所力又難乎成君等樂觀厥成謀於余曰觀河洛者思禹功咏江漢者仰文德何公廟學之修乃古人修泮宮之意也功宜不朽是可以記矣公聞而辭之余曰重修廟學見

公之明德辭而不有見公之謙德德愈盛心愈下信今而傳後斯無忝矣不敢以不文辭若公之精明而渾厚節用而愛人令德善政種種不一則俟別有志載非茲石之所能備也公諱其智順天固安人已丑制科也相茲役者二尹清澗化君實三尹棗強劉君重四尹黃梅孫君煒董茲役立石者廣文霍州成君嘉禾澄城袁君汝度長治劉君大中萬歷十九年秋九月吉旦魏公重修廟學記

紀雲鶴

平遙古陶地唐堯氏所初封者俗尚樸儉遠者  
率有茅茨土堵之遺風焉士之童入黨塾壯遊  
膠泮者猶荆璞未剖藍石待鑿烟質純幹得全  
於天驅而之道實易振發湔祓因質成善寧不  
在人顧時事紛拏吏冗毛蝟往司提調者非不  
深念而襲常沿故官師弟子率亦因循以過善  
治真儒兩乏成效所從來矣邑侯魏君甫視事  
隴髀叢集迎刃立解略無難色獨計學校首務  
所當先重觀廟學中之地宜理缺宜擬者亟為

調度構材鳩工一更新之人亦有言茲邑獨茲  
為急乎征徭繁興督責無已蓋先焉君曰終事  
急君惟義是尚聖教倡義之門也狡猾無情獄  
訟難折盡先焉君曰德明畏志無訟可聽聖教  
明德之關也礦稅交毒官民兩病盡先焉君曰  
調停均節機宜在權聖教遠權之準也倭患久  
疲播酋方熾三關兵餉轉徙旁午曷先焉君曰  
運籌決勝折衝禦侮俎豆既習寧言軍旅聖教  
俎豆所從出也廟學不修士其何觀志氣不振



教其美修先後緩急可以審矣於是財不費公帑捐俸以足力不煩里甲備貨能供自殿廡戟門內外丹堊堯幔偉麗鬱蒼門外鑿池為泮及炙石砌墜坊題為鯤化天池再鑄鐵龍以通風水其所以為諸士子者倦切周至不數月而落成諸士子咸勃勃然思奮勵志聖賢之學裋躬繕性家修庭獻用翼我國家熙隆全盛以無負建設美制益斯道之在人心者萬古常新未至漸滅惟無以感之斯無以興之而新者污耳魏

君新其廟學諸士子遂新其志氣神乎天應機不容爽豈非作其所固有者然哉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不欲污其新也人情銳志於始而竟委頓於後弗克有終大抵皆然諸士子當此振衣彈冠之會有不力祛塵浼日新又新終始惟一冀異日者豎光明俊偉之業寧詎負魏公作新雅意負此靈明德性多矣非夫也矧得經師常易得人師為難魏君經術純博見之經世務者諸士子業已悉其槩矣乃其仁心為

賢引義慷慨厝注罔非聖軌賢度諸士子及今  
能師其人則今日修矯高潔點塵不染虛明擬  
聖自新止善斯為真儒乘時邁會雲蒸龍變據  
茲遽抱以新乎民可成善治毋徒為一時之新  
而令汙者得繼其後是在諸士子耳矣昔文翁  
以文教化蜀千古高其治行若魏君者其隔世  
而再觀者乎學博胡君向仁文君鳴錢裴君希  
尹泊諸生邱子思敬輩以予知魏君屬記願予  
知魏君於孝廉偕計時茲復共事汾屬交好愈

深然實不能私魏君而溢其美也藉以紀其歲  
月焉魏君諱學徵字君鑑號忠軒關西咸陽人  
楊公重修學宮記

閻 庚

國家建學陞師漸為有德儲才之地士君子離  
巖肩世身任作人遊其地未有不觀其地而思  
葺厥其舊而思新自昔以來修舉匪一第鳩工  
集材匪弗備或期視成匪弗亟革故鼎新匪弗  
飭繫我前人匪不渥矣顧葺者仍易圯新者仍  
易舊不能不恃之後人乃後人復仍後人僅備

修之飭之已爾則易圮易舊猶之昔又不能不  
擴之然擴之則自今日始邑侯楊公以上谷名  
家來令是邑甫視學督環橋士獎講示程亦既  
竣矣乃環視學宮諸圯舊者太息久之復登敬  
一亭觀其衰題弗崇碑位弗經喟然歎曰若茲  
乃朝廷訓士之根本也而規模若此胡以尊王  
而欽士且泮池隔于櫺星門之外尊經閣壞廢  
十之八九咸屬闕典餘惟圯舊猶其細耳歸而  
謀諸堪輿復採之輿議慨然以建修為己任謂

工首集材材首裕貲且邑財無修學正額又弗  
忍擾動民間身先籌畫務有興無害除自俸捐  
助外于諸獄訟法非無救例應贖錢事匪上檄  
者或願輸金或願備材令充工用而少貸其罰  
以故逮者樂輸恐後諮諸郊材可採者簡大木  
勝任別附枝幹弗堪匠作者即給採運之人其  
不輕干役民如此上行下效機固自爾毋直青  
衿捐貲損材即鄉士夫成均士併巨氓咸助工  
有差故不日而材用告就乃委監工者且躬視

經營由敬一亭以始事崇濶其棟宇壯固其磚  
壁以豎石易諸箴碑之殘闕者而復鑄其文正  
御製碑于中立以釐曩時之誤直此始事知所  
先後油然而尊君之極思乎且也諸公效力役之  
征于學宮分也尚念之分別工次毋令相蒙既  
廩稱事毋俾枵腹趨事之眾亟若予來命市材  
毋薄其償以負焚黎間有躬証某材某價務俾  
相當有不合者參伍相得以準衡之且曰余欲  
工成而人不怨也是子惠之仁流露其萬一也

是役也材裕而民弗擾工畢而力不禁上靜下  
恬士頌民懷敬一亭巍然鼎建尊經閣輝煌耀  
目殿廡維新堂垣易舊泮地移之門內而古制  
復牌坊飭闕舊而觀視改名宦鄉賢兩祠增其  
門窻而風雨避仍貫改作咸出獨裁文教中興  
其在茲乎雖然此直今日之盛舉也而芳規在  
典作則維前後有作者步其繩矩嘉惠膠庠其  
有修而無圯有飾而無蕪

聖道尊崇士風興起世世未艾誰匪今日流澤之所

及哉公諱廷謨號謹吾直隸清苑人也登庚子  
賢書筮鐸中州之澠池菁莪樂育時雨化行至  
今士頌不衰匪直庚等之珍為芳程已也平邑  
士其幸矣哉萬歷丁巳歲重秋之吉

梁節婦墓志銘

臨漳張錦

節婦元肅政廉訪使梁天翔曾孫旭之長女温  
良恭敬慎而寡言出自天性且勤於女事父母  
最鍾愛之年十八擇嫁於榮祿大夫光甫元孫  
辯克執婦道無違親戚咸愛重之年三十辯卒

寡居是時子公茂方五歲公與方三歲頤方八  
閱月欲從死奈舅姑在堂遺孤在懷無所依托  
遂躬紡績織紉夜以經旦以給衣食居數年教  
公茂公與力農業支持門戶家道漸豐遺頤入  
鄉學攻儒業中成化乙酉鄉舉名動京師孫五  
人曰瓏曰瑚曰璉曰璋曰珙秀發異常咸節婦  
之教育也成化二年間賜進士出身平遙縣知  
縣田掄奏請於朝以旌表之詔未下而卒年纔  
七十舊墳在縣治西南地名梁趙原周圍百畝

林木森鬱中有石人石虎石羊石望柱石過門  
碑銘剝落世傳元兵馬大元帥六世祖彥哲之  
所卜也合墓節婦於墳之良位送者及千人鄉  
邦慕之願抱終天之恨乞銘於余以示永久予  
以同年之好義不可辭遂為之銘  
其銘曰

出名門兮修四德 配名門兮不二天 上堂  
事親兮供甘旨 下機教子兮希聖賢 孀居  
寂寂兮三十三載 流芳浩浩兮萬古千年

重修周卿士尹吉甫廟記

雷 潔

尹公吉甫者江陽人周宣王時為卿士受命北  
伐獫狁次師於此增城築臺教士講武以禦戎  
寇遂歿於斯臺在上東城北隅後起高真廟于  
其上俗稱將臺墓在上東門外百步分守大棗  
淮安李公重豐其冢書故周卿士尹吉甫墓八  
享勒諸石臺之南墓之西有公廟廟址東西九  
十三尺南北一百四十五尺南向神路東西一  
丈二尺東南舊神路東西一丈二尺斯廟也不

知州自何年昔人妄以周太師名額朱宣和間  
縣尹李詭據經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遂正名曰  
周卿士廟有碑在焉我朝景泰間大參楊公璇  
又增修之今上初即位詔州縣修理毀廢名臣  
賢士祠墓巡按侍御史合肥沈公俊分巡大僉  
臬河南谷公高東魯王公琳提學副憲莆田周  
公宣共謁公廟狹小前人之制集師儒議構偉  
材建祠六楹除神路啓中門側建書舍八楹沈  
公因頌曰卿士書院使都人士讀書其中以知

縣石侯珏督功遵詔僉揭敬義坊耆民王虎免  
其差役世執灑掃辛卯舉人雷潔嘗肄業於內  
遂鳩建牌坊邑陳侯訪故進士任良才遺藁於  
潔處得所論說勒於碑良才之言曰緬惟卿士  
實我儀刑其立言也聖賢取之其立功也中外  
賴之即公蒸民之作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觀之深探性之本體洞  
見道之太原道德之文也人美公六月之作所  
謂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北伐獵狢至於太原既

不恃勝負殺亦不乘敗窮追仁義之師也是其  
文炳葩經而道統攸寓武戡醜虜而治統以垂  
萬邦為憲之名豈汎溢哉其廟貌祀儀宜與天  
壤同悠久也特錄始末用志歲月以告後之君  
子時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冬癸亥平遙縣  
知縣金臺陳謙教諭傅良弼訓導劉宗仁同立  
石

重建尹公祠記

楊廷謨

夫建祠陳祀所以昭往績勸將來也故有其舉

之莫或廢也而或圯壞於丁癸之無人有其廢  
之猶可復也而或湮沒於餽牲之無存况有名  
可垂帛動可紀常曾不獲憑廬而血食焉吊古  
者當為之抱腕已是邑東南隅有周卿士尹公  
祠門外有公墓其來舊矣余於丙辰嘉平月來  
牧茲土偶過公營觀其邱隴悽然縈念因諮得  
祠所而趨視焉見其椽題垂折風雨不避園垣  
傾圯內外弗關且像為塵障揮之弗起噫吁荒  
蕪若是曷以妥神太息久之因詢之父老謂昔



嘗承制春秋舉祀逮後未審廢祀何由究也祀廢而修飾亦廢其於報功之典幾漸滅矣夫公之佐周身部將相為憲萬邦績奏中興彪炳旂鼎見諸詩書所稱不可更僕獨其獫狁薄伐師不贖武外懼內安以奏勇功及其駐蹕斯地秋毫不犯愷澤貽人閭閻保乂而匹夫匹婦咸誦其仁身歿之日即塋於此即今觀遺像而興思惘乎有餘慕者烏可任祠宇之荒涼致典禮之久廢而不一動念乎乃集諸父老羽士可以時

日儲材集工飾莊其殿宇而鼎新之繪其遺像增其廊舍築園垣造地基立門設屏矍然具備規模規首益宏濶已仍於春秋仲月丁後一日具牲帛而修獻享焉其依然如初制飲德而報功之遺意乎是役也始事於丁巳之夏而成於戊午之春暮惟時歲未盡稔民有菜色余羣斯予適而就食於工究也工舉而饑不縻因以度凶歲而免流亡又體公嘉惠斯人之意而致之者也事竣鄉眾求所以紀時日者余乃述其始

末付之鐫人用垂永久云萬歷四十六年戊午  
孟夏之吉

漢前將軍關侯廟碑記

舊事廟像漢前將軍 關侯規模宏麗俎豆之  
推謹近年並附 張征虜 馬平西 黃征西  
趙鎮遠四像於侯座之左右戎具赳赳然如對  
敵狀而坊額則仍關侯獨也今 上勅封侯三  
界伏魔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尊極矣稱前  
將軍侯者以侯心在漢故不泯漢封且四將軍

既同堂臨俎豆稱漢封則猶若當年共事者然  
安侯初心以安四將軍也父老輩不敢動侯像  
奉冕旒於側若侯易之更金碧輝煌冶琉璃者  
登之上維新者煥然溢目矣住持道士竇清緣  
數求碑紀之再因摩友范君道彰氏請焉嗟乎  
侯廟徧天下為侯易故而新者貫今古之人心  
凡有勤于廟中者能當侯心未敢知總之翼翼  
焉或耿耿焉或惴惴焉心服忠義英靈陰受其  
照臨陶鑄而莫能自己蓋侯萬人敵崎嶇中佐

帝胄分鼎威震華夏即當流離危傾之日惟矢志完節以撐持漢室力荷綱常為天下後世值太平比屋熙熙及亭障告警眷眷多事時講節義而素忠勲慨然弔古得不仰視核題上維新焉與千百世不可磨滅精光相輝映哉嗟乎丹堊元黃蠟螭螭物等早在侯廟中者似別有生氣則非畫子埏工所能新其色矣嗟呼侯流耀奕燦而其靈爽鎮壓宇宙間翼端直過奸回舉隱幽纖悉無不在昭登呵護中乃今日四裔失

守星我封疆國威幾不振矣而英風凜烈儼然臨之在上不時謹俎豆相與傾心祝曰庶幾哉靖我四方備戶綢繆者幸無瓦解駝疏之虞吾知神明絕倫超羣行且與諸靈奮揚天兵克鞏皇圖及爾斯所者未必不赫濯於耳目表也萬歷歲次己未孟冬望日之吉 文林郎知平遙縣事上谷楊廷謨立石

城隍廟記

麻瀛

嘉靖甲寅孟秋予奉巡撫六泉王公巡按者野

黃公檄署平遙邑事尊制齋戒從祀約誓茲廟  
時觀蕩然遺墟雖有新宇數椽而四周曠蕩上  
通天日下充行道予曰異哉胡為至於斯極也  
詢厥繇於敬庵謝子檉蒲西朱子時正咸曰往  
襪以回祿之災閩宮煨燼殆無遺矣舊令尹沈  
竹溪子振協予同官檄我遙父老於庭告之曰  
城隍之肇建尊 聖制也崇祀典也今若茲其  
何以祀若等盍圖之父老李緒等應曰諾於是  
集城內士民無小大傾心募緣裒金帛粟穀凡

若干父老曰民間近有新宇甫畢卒欲鬻之求  
值以償公稅茲可以堪厥任矣可若何令尹沈  
子曰諾我民翕然遷徙甫畢而皇命下頒以沈  
子振補平陽二守會適遘內艱事弗獲竣乃已  
予聞之惻然不寧時以巨盜竊發標掠載道方  
以殫盜腐心弗遑土木蒲西子再請於予曰若  
茲皆侵將日起於淪胥非惟無以妥神亦非所  
以遵制也將若何予曰懋哉夫謀始者必慮其  
終開先者必量其費力役者必度其時乃今此

魯獵犴秋禾甫茂若棘欲以興茲役下民其咨  
矣少需糴道蒸民乃粒其庶乎蒲西子曰諾既  
曰日月陽止邊鄙不聳我稼既同樂歲告成選  
民父老欣欣告於予曰茲役也時也弗可緩也  
予曰俞哉茲可這用有成矣協我蒲西子大布  
法於象魏峙餼糧計徒傭度程限飭材簡料鳩  
工叅築業已底績予以坎疚告歸蒲西子以及  
我遙父老咸泣告之曰茲役也我父母以虔念  
經始我民以若虔徃役通觀厥成日可待矣忍

去我耶盍文之予曰予不敏胡為乎文哉蒲西  
子以及我鄉士夫祈之再三予弗獲固辭乃敬  
告之曰夫城隍廟建於縣治之東其來遠矣謂  
其大功德以庇於民也凡神之有利於民者小  
而曰防曰水庸猶得列祀下土而况實壩之崇  
實壩之深延袤之廣保障捍衛神其呵護以禁  
其不祥以怙冒我民於無疆者功德莫有踰焉  
者以茲具廟宇以繪像吉蠲以妥神秩禮以崇  
祀以成報稱之典者固我聖祖之勅諭及我重

上之洪猷亦我民予來之祇承也是故立廟意也夫明之設官以為民極幽亦設神以為民察章程以稽下民之淑慝陰司以主下民之禍福其神通如照其靈應如嚮其奸與以罹於不韙者將必瘳之其執法以若於彝者將必綏之其強竊以干大憲者將必殄之殛之雖窮崖絕谷莫遁者其迹罔不奪魄而圯族殞首而析骸顯戮而昭報雖子孫亦無噍類矣嗚呼可畏也哉繇茲而知遜學以集義恪方以崇德力田以歸

農棟息以修慝者我神之福益無量也茲非予之臆說也予心良知幽明一也我民見民之善將必好之見民之惡將必畏之善惡者夫人之形影也好惡者吾心之良知也人心同然以通神明之德者此心也此良知也夫良知者神人之同心也夫人心良知專欲良知其暴橫良知其強竊良知其悖天良知其逆理良知其犯衆怒良知其絕彝憲而不免為神靈之所惡所戮者將一悚然懼愴然憂茫然笑翻然墜然而易

轍尤足以徵福於我神以無過爾躬其嗚呼可  
畏也夫彘意也吉甫尹公毓秀茲邑清風之穆  
孔碩之詩誠有周之名賢而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者乎予衍茲意以告於民亦無乃發前賢之  
所未發以冀我民共覺此心以無取咎于我神  
以無遺羞於我先賢之名地耳吾民其懋之哉  
我蒲西子其中告之哉茲廟工興於甲寅五月  
落成於乙卯十一月大殿凡六楹左右司廊廡  
凡二十餘楹前後儀門凡四楹周之以垣墉加

之以諸像飾之以黜聖輝之以金碧整之以臺  
堦益之以壯麗以無忝於舊實以永神祀於億  
萬世者端有望于蒲西子以及嗣令尹者之紹  
休也不佞於是乎記嘉靖乙卯年十一月之吉

文廟椒造祭器記

雷潔

夫士之本在文廟吾儒報本之意莫祀若也文  
聖為百王師諸賢羽翼聖學是以上自王畿下  
迨郡邑咸立廟以祀而其時其品其器定為百  
世不刊之典祭之時弗違祭之品弗缺故事也

祭之器或以竹或以木古制也近多有為瓦磁者厥初雖麗積久則傷竟歸無用長慮却顧而畫為經久之計在有司報本之意何如耳前侯定興陳讜司政蒞事時壬辰孟秋既望也越月祭丁觀其器皆缺壞參差之木楪兩於所謂竹木瓦磁者尚歎候惜之與諸生言曰吾儒報本之誠確在斯祭斯楪也雖庸凡日用亦若弗潔而用於大祭齎瀆孰甚焉因思欲效古以竹木準今以瓦磁恐蹈前積久則傷之於是易以錫

焉是器也厥初若斯則久無異久而失其形鎔而新之故態無失也其視以竹木瓦磁為之者深為有得器成盛以大櫃二供棹香案及啟聖名宦等祠所需者一一皆備是舉也禮房董其事舊庠生王榮資其功追敘其事之始末及其器之名數勒碑以垂永久以飭將來則邑侯東魯曹石先生之盛心也嘉靖十七年孟冬月魏公生祠記

王 宇

辛丑之春時當大計山西巡撫都御史魏巡按



御史趙巡鹽御史汪文章薦平遙縣知縣魏廉  
善可見上嘉獎之課最還職治化益宏民心愈  
勸咸謂永沐洪庥矣無何以內艱歸闔境士民  
莫不悲愕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扳轅泣送  
者連絡數十里不絕既而相與議曰公雖去矣  
公之德澤在人心者終不可忘盍建生祠祀公  
庶少寄涓涯之報於萬一耳一時捐貲相助者  
無慮數千百人衆白其事於守道左叅政劉因  
俞成之遂度地於太平興國觀東構正堂過庭

各四楹廂房各三楹門寢塔垣咸備不數月而  
厥功告成堂之中肖公像四時致祀朔望則瞻  
拜其宇下凡入公之祠觀公像者則思公之德  
不置至有感泣弗忍去者又相與議曰祠雖建  
矣不勒記於石將何以垂久永昭來禔乎因托  
介請記於余余幸接壤公治聞公治狀最詳姑  
撮其大者公諱學徵號忠軒陝之咸陽人以乙  
酉鄉薦筮任平遙下車之始一以剔弊維風懲  
惡以善為己任且其秉性清潔毫無所染哉元

費革行戶閭閻供億之擾十去其九先是奸蠹橫恣以至侵欺百端飛詭萬狀種種為民害公至督其尤者重懲以法餘悉許令自新而百年之弊習盡洗縣俗好訟甚至捐軀破產而不顧者有之公惟諭以曲直俾自悔愧不罰片紙狡焉者悉皆易慮矣時遭歲稔呼庚癸者萬口嗷嗷公乃深加軫念捐俸煮粥仍勸富室輸粟以賑濟之其所全活者不可數計又給穀助民使開渠道或分中都麓臺二河或引汾沙二水以

資灌溉鹹鹵盡為沃壤歲可常稔事聞三院翕然稱善遂刻入三晉救荒政冊永為遵行以成萬世之大利是以蒸黎樂業貢賦易辦縣糧五萬餘石甫下令而畢完非其大效哉至如修學宮以新士志建常平以廣儲蓄藥局設而民登壽域保甲嚴而奸宄潛踪是皆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以力追古循良之芳躅者也故歷任猶未及乎三年害已無不除利已無不興而百姓頌德院道旌能比其去也宜民之感而

思思而建祠以祀夫豈有私於公哉乃一念愛  
戴之誠弗容自己焉耳况公格養經濟大用有  
期將冲膏澤於寰區流盛名於天壤為我朝名  
臣自有太史紀錄太常議祀其所樽俎而尸祝  
之者寧止乎平遙之民為然哉余因樂為之記  
以告夫世之司民社者

儒學教諭韓先生遺愛記

鞏 升

嘗謂天下有不可忘之實理斯有不可忘之人  
心匪人私好慤德是好是故智可以欺天下而

終不能欺力可以服天下而終不能服私恩小  
惠雖可以感天下而終不有其恩惠者實德不  
孚焉爾德者人心同得之理無古今聖愚一也  
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其國順  
之古人維繫人心以是也先生以德化人其古  
之遺愛乎先生諱易知字應乾別號雙溪陝之  
涇陽人也天性穎異領鄉薦數應進士科弗遇  
乃喟然歎曰成已成物其道則均于萬歷甲戌  
銓選選諭人仰其儀度閑雅知為有道士及

其言則議論精確根極理要探其蘊則學貫天人博極羣籍士大夫重之以為光霽如周濂溪樂易如程伯子研精詣極如朱元晦教以性命彝倫為先嘗曰聖賢之道貴知而能行知知之弗行猶弗知也行之弗力猶弗行也汲引後進皆身心之實學時逸士久之科名先生曰科第非難但無以倡之早日與諸生講會每至日中忘殮夜分不寐雖祁寒盛暑風雨晦冥不少懈焉越二歲如一日士之親炙左右者無不樂育於

春風道範中益先生以心學之實誨人故人以天良之同丕應非特庠校之士日就涵育雖閭里童弁無不樂於依歸先生歸斯受之急於誘引由是士習日新彬彬雅飭有可望其造就者方擬三年有成而巡撫鄭以訓士實行獎巡按崔以允宜民牧薦守巡諸道交薦不一於乙亥季冬擢為曲沃尹沃之士民何幸哉逸士如失怙恃欲建生祠時值汪寒簡命成嚴會謀豎員珉以永敷澤微予為文予不敏姑述先生行實

以為他日名宦之徵若諸生之沐教澤則有非  
一二言所能盡也蓋堂與几席皆敷教之地言  
論風旨皆闡教之迹日用動靜皆身教之實諸  
生果能信先生之心無相負焉雖隔千里而覩  
遺跡思言論淑儀型教即在矣不爾如希堯效  
其周旋學孔肖其步趨其能堯孔否乎願諸士  
子之自勗何如也勒諸貞珉以垂永久云爾萬  
歷四年二月之吉

張侯修城碑記

霍冀

自昔先王體國經野禦暴遏亂必先謹其城隍  
以貽萬姓永世之利秦漢而降郡縣之制尤詳  
而城池之規畫益備顧廢舉易湮而利害亦因  
之益其勢然也山西太原與雲中相為表裏平  
遙距太原僅一百八十里四境皆平原曠野非  
有崇山峻嶺之固長山大河之阻而又當南北  
孔道之衝其地素稱多盜不時竊發嘯聚嘉靖  
庚子秋北兵入寇太原長驅南下流毒於介平  
諸邑時臨野無備者皆受其裂害獨在邑士女

幸免焉此往事之可鑒所共覩記者然則城池非今日之要務耶平遙固有城顧歷年寢久城多圯剝且女牆舊皆土築易摧而難守嘉靖壬戌仰堯張公來視縣事越明年政成人和一日閱城而興歎曰茲險之設所以衛民也今穢狃匪茹奸宄潛窺可聽其頽陋而自弛乎於是庀材畫工因能分役大城量補其敝女牆悉易以磚經始於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告成於四十三年二月城堞延袤改觀屹立足稱金湯之巨險

矣邑之大夫士雷潔輩乃走書於予徵文為記以垂不朽予嘗考之易曰先王設險以守其國蓋取諸險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言險之不可弛而備之不可後也自夫人懷封殖之私者多視此為末務而罔恤乎生民之休戚少有顧忌之心者又每妄常襲敝以待其秩之遷孰肯毅然獨任貽萬姓莫安之利如張侯者乎昔周公營洛殷人丕和春秋書城二十有九乃譏詞過半何也蓋人之所甚不欲者財之

費而其所甚弗堪者力之勞也惟茲城垣之修皆張侯思慮豫防之圖勞民勸相之道上之舉之也實出於事之不容已而民之役之也皆安其分之所當為是不靳小費者以樹宏烈也不恤暫勞者以遺久安也故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使侯欲為之而義弗協民強勞之而力弗堪將鼓怨而叢謗矣誰肯樂成而歸美於上耶雖然斯奚足以盡侯哉聞侯潔己愛人敦禮右學抑強以植弱廣儲以備荒

裁無名之費釐靡文之習辨尊卑而別等威彰物采而絕陵替先能保障乎民心矣不然百度隳四維解徒險之恃君子得無遺議乎以故以仁為垣墉以義為藩翰以禮為門戶以信為鎖鑰培完固本以壯無形之險是又侯之用心而致力侯知之而人不盡知也豈徒築城鑿池而已哉侯名稽古字景溥別號仰堯陝之蒲城人也勒之貞石俾來者有所考云

岳侯增修城池碑記

李 廿

遙邑肇建唐虞界域并汾始名平陶後魏改為平遙城址周匝九里十有八步城門東西各二南北各一歲久易湮漸為崩圯近歲北虜愈熾廊廟議令甲科才望者奇命晉鄙疆土我侯首臂簡命自祥符移旌於遙下車風節凜然政主畫一數月治功就緒乃慮弭虜無備一旦顧謂二尹中州寥君霖三尹東魯陳君詔幕史左越單君恩暨儒學掌教關中孫君從教司訓張君承烈康君偉曰當今烽火近秋險宜豫設於是

集財鳩工遂分布諸司方次督令里夫丕作侯則總裁日遍省試首自舊隍外復掘塹深濶三文岸築縱橫堅壁橫堵俱穿統眼更列巷墻以伏弩矢六門外復建重門前後左右甃砌磚石正豎磚門扁親翰二字皆主揮冠意也門外又掘深池與四壁墮塹相屬下穿以石上復堅木吊橋城垣四面量險夷倚墻間增敵臺新舊皆磚包石甃根底頂起重臺結構成樓亦留堞口四角盤據壯偉周城共計九十四座傍城闢馬



路照臺設宿衛戍下城西門地卑城水所出乃  
聯石鋪底甃以堅濶石峽門洞門樓起作高殿  
復慮牛投弗堪乃編集守城夫役幾三千人簡  
統師定紀律各備戎服器械迄農少隙五日教  
場一操教以兵家紀律之法分布城上城下司  
火砲金鎗并弓矢刀斧者各若干司巡邏策應  
者各若干十人一爨薪米器用皆豫取足縣衙  
自立陶冶置造大小火器幾萬件餘火藥火彈  
幾萬袋餘與夫應用之術皆出於侯之勝算明

目親驗者也邑之東廓其修緝防禦亦例於此  
考自基命定命後先易買磚石灰炭鐵木工食  
與顧覓工匠共費二千餘金未嘗取諸倉庫動  
諸里甲乃勸借富民量力出辦其餘出自侯之  
斷業紙贖并三衙受詞於堂者亦並入經費之  
需意侯之布置精密為國為民宦途其僅見者  
哉先君子有云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  
永寧侯之勞費於民者實可勞而勞宜費而費  
者也適以遺平遙千百年之安矣時以政績聲

開擢行松江有敵臺內城牆未及周圍邑砌侯  
之心猶歎焉遙之士民請紀其實以永思慕僕  
適叨職邑庠甫越月仰侯懿範事侯餘澤際侯  
盛事慶幸甚焉乃會集生員程式等借遙民者  
良相與述其顛末實迹勒石於不朽若夫隋猷  
收跡種種於民有功者固不可枚舉自有觀風  
者收採職史者揄揚名宦祠之仰待矣侯諱維  
華字汶西別號三峯中甲子鄉試乙丑進士直  
隸曲周縣人也

孟侯新菴縣城記

梁明翰

昔魯公築費齊桓城邢詩書春秋具載以著嘉  
績蓋為其重民社而固封守也平遙乃古平陶  
縣志在周豈王北伐嘗築金陵城於此後魏以  
太武名燾改為平遙地平廣衍騎得成列西接  
興嵐東連澤潞固冀晉之要區也第北去沙漠  
不千里戎馬易於蹂踐嘉靖辛丑北寇遼沁徑  
列營於東郊隆慶丁卯攻陷石州復長驅於城  
下四野舉火煙焰燭天秋夜暴寒月明如晝

掠之搽口不忍言城中為之奪氣一時人情洶  
洶城幾不保士夫目擊其變譁然倡繕城之謀  
顧城計周圍十二餘里工費不貲未敢輕舉旋  
值虜酋稱貢疆圉寧謐常情易於玩愒竟因循  
如故無復有附士夫之議者壬申春孟公來尹  
茲土首閱城歎曰嘗聞莒渠邱公不修城池使  
楚人浹辰克其三都君子甚非之矧斯城也密  
邇邊疆頻為虜患今雖納款叛服無常安保其  
久而不變是繕城之不可以已也士夫聞之欣

欣相告曰吾邑民社幸有主矣遂率里巷父老  
詣縣為請公曰修城吾分也願殫心圖之乃先  
正紀綱齊法度抑豪強集里甲啟尊經閣以興  
學校立旌善亭以勸民俗期月之間令行禁止  
境內大治公知民既信於我而易使也於是始  
白之總督軍門方公撫院沈公按院賀公守道  
孫公巡道張公委縣丞韓公并李公主簿卜公  
典史趙公董其役計丈尺議工費算間架提稅  
糧約集金一萬五千三百有奇募夫七千二百

名輦石於南山聖基三匝易甃於陶冶作壁四  
仞并前尹瀟城張公所砌甃堞曲周岳公所創  
敵臺仍增高厚以拓規模興事於萬曆三年三  
月至丙子八月告成雉堞聯延樓櫓轟峙峻垣  
深隍屹然長城天塹有虎豹在山之勢且為編  
保甲精器械廣儲積未雨而嚴牖戶之防者固  
不備焉是蓋竭一心之經營樹萬年之保障厥  
功豈小補哉視昔之城費城邢者同一嘉績之  
不可泯者也予因斷事趙子繼祖輩之請敢志

其因陋叙次以紀年月庶百世而下頌公之德  
者知淵源之所自猶觀甘棠而歌召伯仰峴山  
而思羊子以識之永永不磨云凡典是邑者不  
及備書列名於碑陰公諱一脉別號連洙山東  
東阿縣人隆慶辛未進士

疏正中都河記

雷潔

平遙古邦畿地蓋自堯為陶侯而都之也故名  
平陶後魏異名平遙其域南向縣山其山有大  
谷山發源連洙合流為一名中都河其河在城

南面旋逝會歸汾水城東西北二面皆直列無  
依惟南面頓縮岫紘若龜狀然迫映此河世傳  
此城曰龜前戲水曰山水朝陽城之改建依此  
為勝城東一河名魯澗自東引入城流縣衙側  
有華林園城中夾有賀蘭橋名存地理若在可  
嘉殿傳魯澗衝埋溝壑不復入城濼澗已失地  
靈之一城西民厭水淹城北民憊水利交通駕  
訟假以洪善驛決堤飲馬水之分壤此中都大  
河當時主者不為世計遂此河流東迤北朔渤

飛流古先建意拂沒殆盡邇來將城東北一角  
衝激傾圮保障深虞先蒙大侍御三吳王東魯  
趙明降修整奈委不得人糜費雖巨竟無成功  
歲值戊戌仲春月總理糧儲大叅臬北畿趙分  
守大叅臬古汴劉分巡大副憲古汴鄭按駐謁  
廟誨講畢愕歎陬縣俗惡財之曰此一巨邑何  
乃爾詢諮閣學生員李獲等陳言古城濱河決  
壞遺及城患並諸料理準呈修復選舉公智者  
民成余等禮招營督時署縣事汾州經歷關中

趙烈奉行間知縣濟南曹倬觀天歸治特委典  
史關中吳欽督夫數百名躬倡耆民分緝役事  
未幾兩月開河渠深七尺濶二丈長二里築堤  
長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濶一十五步起建  
鎮河禹王廟兩楹塑像莊嚴香案俱備其成功  
之速若靈異者曹倬喜而作曰蓋監堅珉垂為  
永久既查文會等坊總小甲范文臣等前呈此  
河永久南流以避城患暨詢縣里老鄉官舉  
人監生僉言胥協乃命生記生不敏但生斯長

斯爰喙輿聞而槩述之切為吾邑慶曰易曰大  
過之時義大矣哉上之此舉誠為有過物者必  
濟矣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是天地者吾人之  
大父母天地山川非吾大父母之氣脉乎故建  
邦皆有占察以鍾天地之靈以毓生民之秀非  
特為設守而已今疏順此河固為城池計殆亦  
調護吾大父母元氣使之順而凡在育者或得  
萃順之萬一乎不然何以曰天地變化草木蕃  
夫草木尚以天地變化而蕃豈人稟天地之全

由天地山川之靈而且英者姑規吾邑曩昔未壞此河之前人材穎顯若前工部尚書裴見素輩進士任良才輩吏科部給事中任良弼輩民庶豐殷俗多順軌自决壞後惡逆四出吉俊寥落民愈困憊雖人自履錯或者亦自大父母乖氣中來也嘗聞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隨此河自經北流後彼地之受澤者多壅為沙漠僥利之民反苦之可見地道之欲變也趨事夏雨甲子而不運縣暮雨朝晴工無阻間此見天道之

欲變也閩縣禮犒督工之人甚有施飯飲出牛車而助夫力者此見人心之欲變也一事而三變集焉誠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會三才而無二者其位有一邑之功盛矣雖然亦分內也張子曰大臣宗子家相孔子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上之命修復者其善體天下之心而幹吾乾父坤母之蠱焉耳韓子曰利害之大者上之以慮民之深者侯以之後之人不之體而敢攸决裂則不惟獲戾天地而有國家損壞城

池之憲在焉故顏芹宮以兆思惠預防之鐵鉞  
云嗚呼懋哉鑑哉

惠濟橋碑記

傅山

合亭岡祠源兩水為中都河昭平陶域東北北  
西趨汾夏秋水怒漲人不利涉仍而津處曰  
下木橋處實無橋邱里亦時時言橋之往災稍  
有財施採石材擬橋焉關茸撤挾四舉四罷卒  
不能橋石材尋災廢毀近數年中始謀大作募  
財鳩工擬必橋之而不知其必能橋與否邑知

言者不必橋之成不必誰何可鳩也必橋之成  
之鳩必劉澤民澤民往為少年之魁任氣已諾  
四十長齋有所不為勇修人天福果臙顏瓊帽  
高近尺藍布大襖青布齊肩線帶攥著鞵布鞵  
歸然古農按氣不任而已諾惟舊諾是役也矢  
惡誓痒癢人有羣居鳩勢則百人之瓢惜或一  
錢之密不無跋躓夫劉來稍絡驛引謝于是權  
益專指揮益無所齟齬爰詢爰度爰遠匠石掘  
三十尺而弱及泉杆而得厥剛而杆之蓋泉必



澗疏濬乃土乃灰乃糶爐磁灑之澹之行藝行  
轟佐尺寸而驚之始也呢吸驚人笑之既而驚  
躍聖人鎮之廣幾五十尺縮二百尺有奇而橋  
基成乃鼻乃穰廣二十尺有奇容兩牛車間獨  
輪推車一綽縮一百二十尺而橋梁成費無慮  
七千兩有奇祠宇像設茶棧庫厨分用少半準  
提三楹則澤民服田之力歎考之適余將遊先  
師山山深茂林百餘里中人畏為偃夫劉指揮  
鄉導米鹽餒饑無聲而辦入山群奚見山木修

直可枝踣躍往折乃解行李出小斧與棗之跡  
彼其鑿糟揮讓一飯十起而小火無用有間矣  
即網紀橋事可知也不知其人請觀其橋是役  
也面勢定向實如溫生毓桂指生事形象者言  
也始終八九年募緣茶湯供給閭道人凡四而  
劉演和郭清尊兩人者最淳篤無他皆先勞瘁  
死今收拾落成者則候道人冲麓凡大事倡首  
者不得享其成功類如此哉庶鳩賢勞劉讓之  
不獨居功應負諸邱里之言

清虛觀重建玉皇樓記

張廉

謹按平遙志云舊據縣治下城街北有曰清虛觀後有閣高百尺許前臨通衢後倚重城左連高真右聯集福池如太子寺慈氏樓若褒衣笈冠尊居層臺之上羣仙環列若拱若揖汾水縈紆若迴若抱皆在烏履之下其形跡之勝蓋亦山川風氣所鍾焉既而星霜薦易風雨震凌居守失人廢者踵至棟傾椽墜藩拔級夷積為瓦鏤之場遺址雖存莫能復興矣成化庚寅春有

一野衲雲遊偶見荒墟心甚憫惻勸化四方軋首施主義官房貴輩發已囊它良材教匠鳩工朝夕惟謹交相程督筆役於是歲三月初九興工於七月二十四日中建玉皇岑樓五間規模欵制尤盛於前塑像莊嚴煥然金碧城古晉第一之佳境也後有五祖廟七真堂三清殿八卦臺四面迴廊兩傍護持以及道會庖庫法醮器具咸一新之掄道士為之提點師徒有眾道俗歸一今既落成咸願書其顛末以成永久竊惟

玉皇在天尊居無上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即帝帝即天其實一也書曰惟天惠民又曰惟民欽若苟非設廟貌安神樓將何以答天休而隆報本乎雖然一樓之修萬善之集於以晨香夕燈朝鐘暮鼓上祝皇圖於悠久下祈生民於永康豐年稔歲政平人和則斯樓之不廢千萬載猶一日也故重為之書以誌來者文雅比邱南徐州人崇釋道故於是樓經畫甚有條理其餘紉首施主工力匠作具列

姓名於碑陰云

增修太平興國觀碑記

梁殿邦

不佞負氣頗狂素有景癖凡雲山林麓臺池園澤及諸方外勝景可以容散客肆長嘯率徘徊寄傲白眼時開塵懷一洗飄然欲仙矣嗣聞龍門司馬子長遊江淮浮沅湘涉汶泗過梁楚以歸而天下半入胸中頓欲學步邯鄲奈疆域羈人風塵阻客竟成虛願耳弱冠辱鄉薦劔遊都下所過名祠古廟道院僧林輒下馬登臨務獲

盡興即心切爭雄天下而僕夫摧我轉覺形勝  
之不啻也下第來癖益甚而我陶邑惟興國觀  
頗堪屬目規模寥廓數畝有奇邃殿深宮廊聯  
門接最後一樓樓上一閣高挿青天彩淨白日  
北屏恒嶽南礪縣山左帶中都右縈汾曲凭欄  
一眺雄視四方亦足以舒狂氣焉一日與客避  
暑其中但見重門曲徑疊砌高臺長堵環樓小  
亭捧閣候爾改觀道士進茶畢告不佞曰茲邀  
惠長者成斯美績幸辱諸君子德星聚臨而古

栢蒼蒼斷碑剝落願借言以勸諸石不佞以為  
前廊破瓦飄簷斷椽橫地亂草侵階狂風伐棟  
壞者未記別事經營以失緩急好事者便欲募  
緣振刷豈知邇來水患頻仍田沉汙沼民莖魚  
腹有不餘波相及者幾希坐視橫流白骨而崇  
鬼域神棲憂民者之所動色也即起壞尤在所  
緩勞力傷財未易輕舉矣不佞因戲之曰高曠  
清幽堪澄道念亦可以托跡幽人我欲與二三  
知己聯袂長吟登高望遠攜清風捉明月棲白

雲攀北斗以養吾癖汝能于栢蔭深處常醫一榻否韓木折應聲曰諾遂索筆書之畱以為記

壽聖寺碑記

魏雲中

稽昔瑞平四年奉勅核四方寺院宮觀有功德佛像者委州縣核勘明白聞奏由是三司准汾州郡帖報平遙邑南鄉西源桐村謝金吾所建寶刹於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業前平章同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禮部尚書叅知政事并牒中書門下奏請褒封特賜名曰壽聖寺貽跡

其來遠矣而坐落在本村元武左鎮深澗右帶清流前障層巒後湧靈沼日午射影依稀鹿苑雞園露朝映綠恍惚雁堂鷺嶺固一方偉觀實祝釐勝所雖迄明三圮三修亦歷年或興或敝因之廟貌傾欹不免蒼鼠窳古瓦野雀宿雕梁倘鮮重新曠舉微僅聖不壽而初創建盛典竟陸沉焉乃住持僧宗聖素處世勤儉常懷更進想遂與門徒正海商確起工之由詎意徒師發願同一轍乎爰會眾紉首叩祈云此寺千門香

大忍使風雨不除務虔心募建勿俾佛境化爲  
如淵波逐連落方可舉從厥議本僧隨擇吉審  
曲面勢先將正殿三楹暨佛像水陸金補周密  
嚴正如跂次及東廊觀音羅漢西廡地藏閻浮  
側夏茹監護法腰殿天王金剛南亭門閣鐘鼓  
樓臺東禪堂西聖井比力整飭况復堡垣圍匝  
氣像悉極麗都西方世界不婉現東土耶夫無  
量之劫脫以甘露有漏之身覆以慈雲佛之壽  
於人世宏甚假重飭無因則聖容幾毀聖容滅

即湮神道設教之意法雨何由而注再造不興  
則森羅無像森羅冥未識片航普度之緣慈風  
奚自而廓然則佛入中國故不區區於殿臺間  
示法身而前因後果引迷登覺又靡可離色涉  
空也所以古鑄像醒世沉徒寺褒名見佛益世  
法輪常轉應宜棟宇驚華簷阿鞞飛廉偶矢棘  
而基址芑茂今既丹壁竣工金光煥彩葢踵昔  
增華矣千載下高賢達士目擊是境亦欣贊今  
良善如今遵昔芳模耳改觀助本村形勝垂像

改後裔嘉行功銘梵室德超海岸豈淺淺者謹  
志大明欽差總督宣太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  
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蟒  
三次古臯狼魏雲中頓首撰

梁氏義井碑記

梁殿邦

縣治東首南遠直抵城墻馬道舊有井焉不知  
所從來以其鄰范氏居也傳呼為范家井云范  
氏詭為故物一路邀惠井者輒苦傲睨色甚至  
譴警聲與轆轤相和人飲恨深矣我梁氏以故

多隙范氏一日聚族謀曰奈何不義氣徒以血  
氣為哉日角勝涓滴何如乞靈地脉之為計得  
也因量力捐貲易李氏基輦磚石甃義井於舊  
井之東北偏工力泉脉差勝自義井成而舊井  
幾共棄之其波及無問誰氏范氏矣獨我梁氏  
便哉我梁氏又豈屑屑自便哉一路人心庶幾  
與范氏俱無物噫一縷之液幾何地效靈人自  
為力必以己出者驕人淺何甚也視古義漿之  
濡人又當何如越役竣之四年議恐日益深而

難溯論也乃述顛末而鐫之石其同是義舉者及資費基長濶詳識於左以吉祥寺為我家佛堂立之殿前西壁告我梁氏後且寺會見中興佛如有靈尚點頭此石甘露我義井哉為之頌曰鑿井兮堯天漱玉兮寒泉地不愛寶兮世澤龍涎仁山慧水兮共此福田

平遙縣儒學廣文題名記

梁殿邦

我迷庠前諸廣文不勝更僕數矣以無石以題名或其人能為不朽得槩不朽其名哉雖名之

不朽非以石而石亦能使名不朽之然啖名者不遂其貪覘名者不遂其廉穆然動人思焉榆次郭公名壯觀陽曲韓公名重臣分視庠政為觀省計捐己俸叔隆碣造不佞記以修缺典無何安邑閻公名庚以孝廉筮庠政視謂先得我心不佞復先領之為之言曰今廣文較國初差矣孰不迂其無所事事名謝寂焉似不若內外百職事時緩急縣官蹟易著名易噪之艷人題品也然名赫奕者不問官問人百職事瓜分治



法如兵刑錢穀勞案牘止耳而鑪錘羣品蠹魚  
諸務不兵刑不錢穀不案牘勞而兵刑錢穀有  
為之理案牘有為之清者則廣文是益百職事  
治中之人廣文人中之治誰非關係世道人哉  
獸冷官名也國初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學選任  
廣文累朝趾而重之非沉學嚴行不官入官者  
吏治惟天子使選選難于割師席其間卓犖者  
振奮為名模楷感發為名建白憤激為名忠義  
且崛起為名臺省名太史名卿輔顯為名經濟

名氣節煜譽一代後先相望即訓我遙者如寧  
海葉伯臣高廟時上三大議切中膏肓雖其言  
不用至今器識之他廣文名能相輩邪不敢知  
名不能相輩邪不敢知第選東資格穎無繇囊  
中脫耳雖然人能名之不朽自在也礪礪烈烈  
端執樹儀先生鼻此頑石有靈能載而衰之不  
然虛阜比頑石有靈亦能載而話柄之且今師  
昔後師今閻公名家佳公子偉期抱却與人甚  
坦易謙抑郭公長厚恂約非叔季儂巧中人轉

公慷慨超朗頹令與悞者辟易其所以懋師範  
備殊拔為國儲人以宏治者自當驟乘往哲為  
後事者立赤幟矣聖天子法祖求賢又安知不  
尋國初意待廣文哉

平遙縣貢士題名記

范道行

皇明公令特重制科惟進士得題名國學以示  
勸誠其諸鄉寧歲貢之在各郡縣者第私與題  
名于學宮雖非令亦國學之遺意司政教者所  
有事也適庠舊有貢士題名石而無文以紀自

嘉靖四十三年以迄于今士之蔚起者眾石不  
勝載而名亦無題矣如穆叔所稱三不朽士固  
有不恃石而存者然以循名攷實則是舉尤不  
可廢司訓郭君韓君慨茲缺典乃謀捐俸金鑿  
巨石續刻若干士而餘左以俟後來會安邑閻  
君以名孝廉來振鐸于遙嘉兩司訓君意而樂  
成之石成則以屬記于余余嘗說周禮而識名  
之所從來矣曰為令聞嘉譽以別之是名乃古  
先王用以觀髦雋風纓笏作其刷磨而動其愧

勵能令九牧之內蒸蒸然望來而趨斯熙載翊  
運之臣與助倫宣化之彥所繇盛也我國宋之  
待士非獨富貴其身而又顯其名始進則錄之  
賢書登用則載之仕籍及功施而蹟著則又紀  
之史冊以寓鼓舞驅策之微權視古益宏遠焉  
乃談者或以近名憂士不知所謂名者果以弔  
詭潤非廣飾厚腰之為名耶則名不可有如以  
敦行積伐騰茂蜚英盈塞乎天壤而萬古不磨  
之為名耶則名亦綦重已况夫名之隆卑不以

爵秩章晦不以歲代或據尊都顯垂竹帛之聲  
亦或散處下僚而譽聞彰徹或焜耀當時溢于  
民聽亦或年世貿遷而愈乃著白要之起乎約  
成乎積非可以空文見偽得也故曰名者實之  
寶也名之不存實將焉攷三君之為諸士題名  
意在斯乎夫士也備三物而膺賓興業已策名  
天府矣而又勒諸貞珉垂諸永久為世世觀覽  
勿絕其為多士慮至深遠士之登名茲石者宜  
何如自勵耶嘗攷國初令每歲郡縣所貢士皆

擇經明行修羣之入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  
列其功能高者得補翰林科道與制科相參其  
典甚重即如先臣黃福其勳名德望卓然稱一  
代鳳麟不以貢起家乎士誠有若而人者奮興  
其間安知不破格用之顧可資格自限哉若徒  
筌蹄經史梯航士進懷日暮途窮之慮而弗自  
表見則茲石適足為話柄耳石不負名名負石  
豈三君立石意哉三君皆晉人畱心學政為國  
儲材以待薪樞之用者將不可勝紀矣茲特其

激勵之大端云萬歷癸丑十月之吉  
棲真庵不為大常住勗哉之碑

傅山

粵若無我我所具葉之空不同同之漆園之大  
支遁妙悟消搖望洋雲翼羅什精疏道德怛化  
咒番大量小量圓唯慧海之珠正因邪因罔饒  
大洪之舌堯率一天雖示卑乎知足無生三忍  
一真取於自然至于戒口難迴而讀經不輟無  
方外方內孰瞬若多消止太平風告而勝地

揮阿世出世間同彌戾車悲仰忠孝為佛種道  
基正定能喪身失命慈悲諒採焚拯溺策勳非  
開國承家薄言開堂接衆之場亦有創業守成  
之道一靖道傍豈三年而築舍萬緣欲界渾二  
氏而包荒緣起舟丹海泛頻為增上柳榆因而  
知白潮音獨獲普門示見奚啻從東過西顛預  
印可遂爾自南還北願力精堅薩邱兩派認不  
三心試蓮舟風雨一誠協成十力奚暇金仙芍藥  
但為玉局芙蓉蔬遺鼠壤為馬為牛塵任獅吞

無人無我四十年中荷利他來遙庇紫霄之蔭  
百千取過必恭敬止亦免青城之驟與人而已  
愈有豈竊釣術於簷何物歸而主不知致奠杓  
人于畏聖念茲雲水往來龍蛇莫辨當慮未鹽  
煙火鼠在易生精修梵行誰子誰妻喫緊寶言  
曰慈曰儉金鞭火輪式臨有儼蒲搏角益長物  
無餘嗚呼道喪世世喪道空沉黑業森森胥紂  
絕六宮恬養知知養恬尺寸黃庭各各有無諱  
三昧朝禮恪龍漢之年撥置閣浮提甲子谿谷

秘牛關之化和同靜樂國衆生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不勦礪惟無私故能成其私非曩匠上善若水勗哉道衆知常曰明道衆勗哉龍池聳道下士僑黃真山撰并書

國朝

遊麓臺山記

劉 岫

自過嶺越上店以東北皆曰麓臺入由蘇家庄越三嶺或升或沉或騎或步十餘里最高阜曰田家垵風漸多峯迴路轉又上五里即麓臺中

峯日在城中所望見山至此皆西北俯視而東南萬山重疊如踞下一澗東北去割麓臺不與東南山連山無林木草色瀟天滴翠襲人襟袖單壑參差千岩一色幾欲目眩山根石紫黑色如壁立頂上方石平置累累如九層臺麓臺得名或以此峯東偏因石坪起廟六楹前樹松一後二中祀神名潤濟侯碑云王允姪王浚化於此山語多誕按祁縣志云浚允子仕魏官太尉封南鄉侯誅司馬氏不果死之鄉人竊差於麓

臺立廟祀之并祀其母與妹後人禱雨輒應然則廟以報忠臣忠魂為茲山主理可信無疑者供案下即龍洞如井深不可測中多橫石齒漱挾不得下洞口但時時作風雨聲寒冽逼人山高風猛小憩即下山之陰嬰溪出焉東北流入深壑及出山由東崖壩抵陰溝村石壁夾立水聲潺潺泄出即志云晚照處也灌嬰廟在溪東二里名利潤侯廟亦以禱雨有應故也世傳嬰從高祖征陳豨駐軍於此故立廟祀之神貌巍

峩面紫黑怒目鬚髯皆張冠皮弁垂紳執笏右並祀其夫人冠鳳冠衣宮衣嬰澗之名或以灌將軍故耶此行僅得張中宿先生詩二首而麓臺夙願始償大抵山極高藏萬壘中荒古岑寂遊人絕少謝康樂所謂昏旦變氣候左太冲所謂荒途橫古今者是也時同遊之士為余門人梁敏梁淑張道遠楊之珍趙愛旭崖壩村霍振乾則東道主人携酒以從者丙戌四月二十六日記

遷移學宮記

魏裔慤

邑有學宮所以安

聖靈而崇文教盛衰攸關誠司風教者第一急務也  
歷代建國設邑實首重之然而非其時則營建  
或以勞民非其地則遷徙或以拂眾又不若仍  
舊之為愈矣余於康熙十四年仲冬膺

簡命來牧茲土下車之始展謁

聖廟維時學宮居縣治之東佛寺之後淺陋拘促目  
擊心動因有規模狹隘氣象晦闇之歎既而習

儀於太子寺則見其規模宏濶氣色爽亮又有  
合作學宮之感至前此梵宮之為泮宮

孔廟乃昔肅寺初不知也適在旁諸生為述遷易之

故云出自明季崇禎間王令所為且指階下碑  
記泮池舊跡歷歷在目姑無論未改以前科第  
蟬聯若何既改以後人才寥落若何夫以如是  
之宏濶以如是之巍煥以之安

聖靈而右人文也甚宜嗚呼易諸諸生復述當日之  
言曰太子君也



尼父臣也臣不當先君是以易意嘻亦誣矣考諸史册前代創業之主多有以

宣聖為百代帝王師者况以千百年不同時之人而律以君臣之義豈不謬哉時余方初任諸政務多未釐舉且值關陝用兵措餉籌驛之時雖有遷復之議而未敢遽見之實事也無何紳士具呈學憲下縣查議釋子輩安土重遷憚於更易誣為佛寺原係故址之說欲阻眾議然寺之為學碑版昭然求一故寺之考証而茫無所有

學之為寺鳳壁昭然覓一類壁之遺跡而杳不可得諸僧俛首無詞不復置辯因據實詳憲蒙示允行余用是倡率紳士協力捐輸其現在可因者惟施修聲之工傾圮無存者爰謀鼎建之舉若鄉賢若名宦若櫺星東西兩坊不費民間粒粟不一載而次第告竣矣迄於今殿廡重光諸祠鼎建宮牆內外煥然一新不誠足以妥聖靈而崇文教乎自是教化大行文風丕變科甲嗣繼於前代功業昭垂於簡編地靈人傑如操券

而責償也諸生勉乎哉勿令釋子輩笑堪輿之  
悞人如余之笑王令者復以之笑余也是為記  
重修明倫堂碑記

梁 漢

訪古明倫堂之設崇師承厲風教由來尚矣肇  
造維艱繕葺亦靡易易自昆明王公改修之後  
多歷年所風雨不仁瓦木蕩然幾鞠為茂草一  
二長吏過於自好俟眾為政不者大役難成恐  
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見事風生輩議論洶洶  
當事慮貽口舌尋以眾阻徒增悼歎 邑侯張

公海內名宿下車之始輒以絃歌陶邑為己任  
居無何更制立法便而約數十年蠹政一朝頓  
替南陽朱季迫其流亞數月旦與諸子衿論文  
砥德有白虎觀遺風我遙文運勃焉蔚焉公目  
擊學宮之傾圮遂慨然曰明倫之地風化攸係  
曩者崇大凌霄今且廢矣遙邑蠻觸負氣棘圍  
厄塞者毋乃斯堂凌替之故耶謀眾報可捐俸  
鳩工邑中縉紳暨博士弟子員竭綵輸資共襄  
盛事經營得人 不日觀成初始於辛亥南呂月

告竣於黃鐘月正堂五楹其序相翼其箇相偶  
 備矣與矣先王之教在焉一邑之觀在焉都人  
 士遊於斯憇於斯講學習於斯體

聖天子崇獎廣勵之意樸者秀梗者良競奮於禮樂  
 詩書之盛者咸我公之明德也拮据顛末屬予  
 為叙予一老雕蟲日泥鄒魯家言夫何敢詹詹  
 邑多士樂睹茲役之成而賢焉各佩德以詠其  
 事予聊述以告後之同志云公諱恪字康恭三  
 秦涇陽人也康熙十年秋九月吉旦

創建 文昌閣並鑿泮池起雲路碑記  
 康乃心

吾友蘭州 誠亭王公於康熙三十九年來令

陶邑下車之始朔望春秋謁

夫子廟周眎墻垣見櫺星門外促無餘地慨然曰泮  
 宮教育人材之所是宜宏衍深長如平沙列幕  
 千官鳩立方可以發揚士氣開擴文明今數丈  
 以還率雖塞鬱抑如是豈所以通神路啟儒風  
 乎即捐俸金於廟之南築臺基建坊表曰雲路

路南鑿泮池池上跨以長橋甬路直前達於南城上登之半楚蒼然若出天半又日聚諸生於西河書院而嚴課訓之乙酉省試遂有以第二人魁三晉者風氣相感天人交應益如影響然未幾復念天下 廟學往時皆祀 文昌而此邦之祠乃列諸北城上地師家以辛巽為文明故郡國之祠多在東南北之為義奚取乎則又於 廟東少南雲路旁高起層臺可五丈許上祀

文昌而肖奎於北以顧學宮有工部詩最近魁象之義焉都人士感公之德服公之教而樂公之創舉非常為陶萬千年興有人材計也將勒石以志不朽而余適自燕山歸遂命一言以述之余考史記天官書斗口戴匡六星實為 文昌疏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而蜀郡梓潼之書雖出好事家筆記然桂籍啓靈時或見於他說者往往不虛楊維斗先生庚午禱文其一也至如奎星或名曰魁以為北斗之首往問諸

先外舅徵君路天石先生先生曰非也奎壁二  
星精耳今公此舉仰則取象於天頌則取法於  
地中則責效於人風氣回合人文丕煥吾知陶  
之偉士奇才應

運而起如馮翊守孫楚父子裴冢宰誨梁五路飛卿  
杜沁帥文定任太史李郡丞梁元鎮諸賢為龍  
為光澤福而遊帝里垂名竹帛異代流芳將取  
諸左券而見之指顧也公為人直爽磊砢貞奇  
節學識淵茂弱冠舉甲子麟元名蜚關輔今一

行作吏而所見諸行事者卓犖如此文翁叔度  
庶幾近之矣述其始末而繫之以詩詩曰  
平原漠漠中都回汾水奔流抱鹿臺青山如畫  
縣城開

夫子廟堂在其隈諸生以次集英才虞夏遺文抱古  
槐豁然雲路煥風雷天衢直上休徘徊桂子飄  
香遍九垓杏園春色望君來 右雲路  
層臺高起碧琳宮戴匡斗口青濛濛將相還司  
祿命中日月光華無始終黼黻玉座亮天工陰

騰下民造化同諄然子孝與臣忠桂籍蘭堂呼  
吸通七曲峽山禮梓潼烈日嚴霜香殿崇為憐  
末叔啓愚蒙皓月當天旭日紅衣頊春燕與秋  
蛩有道文章天鑑公白頭老士悔雕蟲高才薄  
行空復空帝之來今御長風封陶故國草華華  
祐我諸儒啟玉瞳董醇賢茂似霓虹近連王屋  
遠崆峒紫霞如蓋仰穹隆 右文昌

闔闔彤雲啓九天龍章帝遣照汾川壁耶奎耶  
浩無邊斗光星燦何巍然釣鰲海上見青蓮獨

有高才捷足先乾坤樞紐同嶽淵非人非鬼亦  
非仙倏忽六虛橫八埏孔壁汲冢鄭毛箋願君  
顧我奏甘泉下視齊州如點煙茂宰神明才且  
賢辨香一祝泮宮前雄筆長窺鉅似椽萬斛珠  
璣湧地焉何用黃金富買錢圖書秘冊是良田  
漢殿春深夜似年請隨乙老授洪篇 右奎星  
創建義學碑記 黃汝鉅

天之生斯民也知覺之性今古同然乃古民朴  
而多文今民獯而愈僂如平陶為帝堯肇跡之

基帝昔觀風四野聽鼓腹一歌此不過田間老  
農矢口出聲實足登兩漢之巔駕四唐之上可  
知古民無不讀書故無不能文三代時禮樂大  
備成周勞農之雅曰攸介攸止蒸我髦士士而  
曰髦言士中之翹楚也而出於耕耘之內又可  
知古之主伯亞旅無一非受田之民即無一非  
誦讀之士人第知三代以上兵農不分抑知士  
農更未分乎原所由然非古民之好學實先王  
之善教先王之教建學之外黨庠塾序隨地設

立慎擇所師比閭絃誦詩書之澤宜其盛也降  
而漢唐人主以馬上得天下者往往緩于文事  
漢歷高惠文景太學猶未建理學盛于趙宋然  
仍五代兵革之後開基四代歷六十餘年而海  
內之庠序十不興一真宗即位潤色太平而猶  
曰州縣士滿二百始得立學其不及額者止許  
立

孔子一廟民生斯時共安固陋間有一二有志者非  
百室重趼千里負笈莫得師友奚怪乎士農日

分古學衰息而閭閻小子多不識詩書為何物也耶明興卽詔天下立府州縣學洪武八年詔立社學宏治中令社學擇選明師民間幼童年十五以上者送入讀書蓋儒學所以教郡邑之博士弟子員社學所以教民間之童子人必先為童子而後能為博士弟子員是社學與儒學宜並重也明矣

興朝定鼎儒學之制悉仍故明舊規而社學尚有略焉者豈以家絃戶誦風教已廣凡為父兄者皆

能各擇所師以教子弟不煩有司代為之計歟夫延擇師友以教子弟惟有力者饒為之而有志無力者能不相安于固陋乎余承乏是邑竊慕聖賢富教之治凡弊有當革利有可興靡不曲為振刷而導民嚮學尤屬吏治之要詩曰成人有德口賴賢博士分任其責又曰小子有造非余之專責而誰哉于是捐資創立義學于縣治之南賈鄧生地一畝五分周以磚垣居中建堂顏曰聖功左建書室三楹顏曰下學上達右



亦如之顏曰孝弟謹信堂之後建堂三楹顏曰  
為山一簣前有儀門顏曰入門之始儀門之西  
南隅為大門顏曰義學諸凡几案寢食之具無  
不悉備肇工于甲子之春落成于冬初計工千  
有八百計費四百五十餘緡歲延文行兼優之  
士以為師官給廩餼以教貧民之子弟是役也  
財悉官捐故民無費人心悅使故工易興不撤  
他舍不礙旁居故事易就嗣是貧民子弟不必  
百舍重趼千里負笈名師勝友切劘一堂出負

耒而入橫經以庶幾于成周髦士之盛余將拭  
目以俟於其工之落成也而為之記康熙甲子  
孟冬中浣之吉

義田碑記

黃汝鉅

凡事必謀經久而後不至于中弛此余於義學  
之後復有義田之舉也慨自社學之制廢而文  
教寢衰一二讀書談道之士多出自富家大族  
而貧民子弟曾不得與于詩書之澤夫天之生  
物何常繩樞甕牖之中不乏天資卓犖之士乃

以家貧所限遂長為農夫以沒世誠可惜也壬戌之冬余奉

命來陶下車伊始即慨然以振興文教為己任吏事填委綜爰書問錢幣徵發期會日不暇給次年春集諸童子而考校之寥寥不過數人夫陶為古帝肇造之區而又去西河設教之地不遠幅頓遼濶戶口殷繁號稱通都大邑而弁鄙無文如此無論不能上擬鄒魯比戶絃歌幾與山陬海澨之氓同其固陋豈果地有以限之與蓋以

土瘠民貧皆務本力穡徵逐微末以為生而有志之家又困于修脯之需啓迪無人遂不自振拔以至此也嗟乎文教之盛衰風俗之隆替係焉身為宰牧而聽斯民之自為勢必蔑棄詩書罔識禮教數傳而後將有以讀書為迂濶者能無深痛哉爰于甲子之春勦為義學恐其久而漸弛也落成之後復購地若干畝歲計所入以為一歲館穀之需地歸文會坊免其差徭正賦則輸之自官蓋以捐地無多租粟有限不堪公

私並出故也今後先生登臯比之席以與一邑  
之子弟稱詩書說禮樂春誦夏絃以漸幾比戶  
絃歌之化庶其久而不廢乎雖然古今之事變  
亦甚難定矣屈指秦官漢閣鞠為茂草白鹿應  
天時有廢興滄桑之變人所同慨余敢恃此區  
區者為足垂之永久哉所恃後之君子諒余經  
始之心從而栽培之又從而增加式廓之傳之  
世世而勿替而發蒙振聵則又在諸名俊之敬  
恭桑梓朝夕訓誨以無貽後人蓋是則余之所

憺憺者也爰為之記尹村馬鋪民地四十畝七  
分一釐價銀四十八兩八錢五分集福里五甲  
人張斗星賣今歸文會坊一甲義學每年輸租  
二十石三斗五升五合佃人張維傑契券禮房  
存案

上西門外五里民地二十七畝一分三釐價銀  
四十兩五錢宣化坊三甲人范玉振賣今歸文  
會坊義學每年額租一十三石五斗本人租種  
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內增置契券禮房存

業認糧一石六斗二升七合八抄  
昔康熙甲子孟冬中浣之吉

創建西河書院碑記

王綬

國家文教休明義學仁漸垂六十有餘年東西朔  
南山陬海澨莫不向化來王自書契以還撫世  
御民蓋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而鄆魯文學流長  
源遠

聖天子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嘗深觀化原以學校為  
人倫之本倘教訓或疎名存而實亡則士行弗

端何以為久安長治得賢才厚風俗之計於是  
御製訓誡士子文碑十五國內外誦習刻厲以相效  
法維時我三晉與區奉

命來撫者為 中丞燕山噶公軒車行部與 學憲

閩學清淵汪公前後觀風至此念平陶古帝堯  
氏封域民朴而思深誦讀之子不可以無肄業  
地往者既為義學於城內外凡十一區以訓童  
蒙其大學之士於進修為尤重是為可以聽其  
缺略而不為之所耶 綬不才承乏茲土受事之

日承 中丞嚴命踴切以邑當煩擾需人甚急  
予今請

上命移爾往泊疆井田廬民依屬之教化興行風俗  
屬之爾其夙夜敬承以盡厥職緘每端君深念  
仰體我

皇上作人造士與 中丞公宣化承流至意乃伏而  
計之昔三代盛隆學校之設自八歲與十五童  
幼成人莫不與之灑掃修齊爾時民無朴秀皆  
有君子長者之行兩漢以來猶為近古以故文

翁在蜀弦誦之化擬於鄒魯今吾平一彈丸邑  
耳既有杜學以訓其子弟而貧寒之士負笈執  
經者苦於無門豈所稱為良長吏子義乎遂於  
治西南卜善地一區捐俸輸金量村度工為起  
書院考禮記所云退老西河為文侯師故事即  
於院中祀

卜魏國子夏夫子尊遺教也列祀宋丞相少師祁  
國正獻前平遙令杜公衍明平遙縣儒學訓導  
葉公伯昇今 中丞巡撫噶公 閣學學院汪

公報德崇功不忘所自也祀成之後諸生歲時  
瞻拜修其耆火令長以春秋上丁日致祭如  
文廟儀仰名賢之餘澤為後學之典型述往思  
來以成盛事為後閣五楹東西廊各三楹前一  
方亭亭開四面列以曲欄前為正堂三楹即建  
祀者兩廊如後閣皆各三楹前為中門又前甬  
路南為大門樹以松楸槐柳後列庖屋數間聚  
邑之青衿儒士若數十人誦讀其內禮聘朝邑  
鄉進士劉思齋先生岫晨夕課訓說必程朱文

則歐蘇秋闈歲試鄉薦食餼漸有其人暇日進  
諸生徒而語之曰若知學之為說與夫書院之  
所由設乎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孝弟仁讓  
而已矣誠而已矣敬而已矣詩書之所紀載聖  
君賢相之所敬求此物此志也今吾與子生文  
明之世為孔氏之徒研經繹傳孜孜矻矻夜以  
繼日以其所得發為文章如董之醇如賈之茂  
不媿於古如胡之健如歸之雄何慙夫今斯不  
亦盛世之瑞而邦家之光乎姑無他論及我平

陶片土中都一曲麓山千仞自唐堯以迄今日  
不知幾經歲月以暇日登臺遠望俗儉而力畊  
蓋伊邠氏之餘風也東顧荒邱則周卿士尹公  
之高塚在焉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五百年名  
世中興乎邠公正獻望隆宰輔作令於茲其繼  
西周而起者政蹟如昨日也南訪起山北臨汾  
水元遺山傅徵君之貞石誰當嗣之士苟有志  
千載為烈岳岳淵淵求為不朽者而已矣唯

夫子之告

卜子曰為君子儒唯 卜子之論曰賢親君友必

謂之學聖宗賢旨不外斯言此則余一月守土  
之責而與諸士相期之至意非僅區區弋榮名  
希金紫遂以為不負

朝廷不負詩書不負師友已也若其擴而大之引而  
伸之倡明理學如鹿洞鵝湖魯齋故事則余夙  
塵下吏所仰止而不逮者尚以竢夫後之君子  
相繼而興起焉庶幾 卜子之遺澤而斯院之  
長存矣思齋曰然請書諸石以告將來

平遙縣重修城隍廟碑記

張開宗

從古建邑衛民則有城因土作城則有隍有城隍則有神明以默主之凡雨暘寒燠年穀豐登以至彰善癉惡使民敬而畏之以補王政所不逮實所以保障一方庇護萬姓也廟而祀之不為嘖矣陶邑有唐虞風教之遺麓臺超山峙其東南汾河流其西北其民樸其俗儉無淫祀之是崇惟獨城隍一廟規模宏敞結構莊嚴奉之維謹歷有年所近者風雨蝕而鳥鼠穴垣墉棟

宇半致頽圯豈人心之所安哉抑亦天時人事有未遑耳余同年友誠亭王先生奉

天子命來宰是邦為政一本經術不為水不為火仁以育物教以集事敬以持躬誠以事神數年來建書院議社倉革陋規絕私派興行育德百廢具舉民於是乎安其俗樂其業以致上格天心風雨應時而二氣和而五穀登僉曰此民之福宰之德也乃宰不自德其德而歸其德于神將以捍災澤物默祐我民人惟城隍之神實式臨



之今者官無繁政民有餘閒則城隍之廟雖翬  
飛插雲丹彩眩目而不為噴乃捐清俸以徇厥  
事邑之薦紳先生及博士弟子員下逮遠村僻  
壤耆老農夫皆輸將恐後不一年而工已告竣  
規模結構視昔有加豈非出于人心之所不能  
已而敬畏之情深乎語曰盡人之道而聽命于  
人盡神之道而聽命于神蓋言幽明一理有感  
必通也斯役也人敬其事神鑒其誠明德報功  
實足以當之矣遂為楚些俾歲時鼓歌以告虔

焉詞曰

唯茲遐方兮

肇自陶唐兮

麓臺之蒼莖兮

汾水湯湯兮

有赫者隍兮

不顯其光兮

廟貌輝煌兮

哀衣繡裳兮

唯風雨之不

臧兮

俾我氓庶心傷兮

茂宰循良兮

念

茲蒸嘗兮

聿新其殿廓兮

無怠無荒兮

歲時以趨跲兮

春露與秋霜兮

載雨載暘

兮禾黍穰穰兮

俾婦子之安康兮

永祈

報于無疆兮

考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甲子鄉貢進士雍邱張開宗撰并書丹

兩賢侯祠記

康乃心

賢侯祠何祀賢侯也何以祀以其賢也其為賢奈何功在聖賢也其在聖賢奈何往者陶有

夫子廟在縣之南有佛寺在縣之東崇正時有王令曰凝命者舉而易之以廟為寺以寺為廟以廟為寺以寺為廟是以佛而僭聖位也或以侮聖或以佞佛其易之之故不可得聞矣而聖域居

然而佛國矣士憾之弗能爭也數十年而魏侯商慈來觀其制聞其說愕然拂然曰是烏乎可士爭之令然之請於上僧復爭之幾不能得侯曰是烏乎可力持之遂得報可廟還吾

夫子寺仍還彼如來士感之如青天白日之在望也然而紛更之始殿閣弗葺廊未飾風雨剝蝕春秋之祀荒蕪而已是憾之弗能新也閱二十年而今王公緞重朔望展謁春秋承祭睹其狀曰胡寥落其若是也是烏乎可是烏乎可遂設

然斷然謀所以新之者新聖人殿新賢人廡新  
啟聖新明倫新名宦新鄉賢新齋房不勞民不  
瀆里出其俸金以倡之蓋無弗新也已而顧瞻  
前後復蹙然曰

聖人之門遊者衆矣前路逼無餘地而氣象則有似  
乎鬱塞抑滯也者雲路天衢士之養於庠序者  
以時奮飛途不闢則氣不舒也於是又於樞星  
門外起臺建坊南鑿泮池為橋其上直抵南城  
上如登天然廣矣大矣宏矣敞矣居數年又念

文昌舊制在學宮祀於北城何義也復捐俸如  
初即於雲路之東大起層臺建崇閣凡高五丈  
許祀文昌其上奎列其北以顧廟學其閣高出  
城外視之如天半朱霞雲中白練其為吾道之  
星岳吾徒之瞻仰也廣矣大矣宏矣備矣壯矣  
麗矣陶之都人士春夏詩書秋冬禮樂絃誦其  
中者豹變龍蒸可拭目而俟也不有魏侯孰開  
其始不有王侯孰繼其終故曰功在聖賢也功  
在聖賢故賢之賢之故祀者祀之祝者祝之也

於戲是可以百世矣魏侯者家柏鄉王侯者家  
蘭州皆名孝廉魏丁酉王甲子也

重修上巔山路碑記

黃汝鈺

自中州踰太行而北北之代東之燕西之秦隴  
轂四衝惟陶為最自太行之險而外迴岡絕壑  
磴道連亘其南入中州之路羊腸詰曲鳥道嵌  
空尤稱險塞者則惟邑之邢村抵南關六十里  
為最徑斯道者銜勒一不謹則輾摧軸折人畜  
顛隕冰崖雪嶠寸步皆躓皇華之使迴車他出

行旅愁煩視若二褒斜焉有僧寂果惻焉憫之  
矢願募役以平此路里之耆民劉澤民等樂然  
響應自康熙二十五年正月迄今錙積僉斂以  
食役者使窪者平蘄者坦狹者廣向之羊腸鳥  
道一旦化為雲達商輅載歌輶軒叱馭澤民之  
力為多焉謁余請記余惟道帶不治昔人以之  
覘國况陳椽之會顛越是虞乎惟高下陵谷天  
地不平而以人力補裁之若痿之得掖盲之得  
相厥功之懋亦參平成之百一豈特分有司之

責哉爰勒其蹟於石碑來者嗣而葺之則僧與  
澤民之功庶幾其不朽也 崇康熙二十六年

月 日立

建修養濟院碑記

梁 漢

天心仁愛帝德誕敷大地之中貧富雖殊疇非  
天地之子凡宇內之疲癯殘疾博獨鰥寡皆吾  
一體之顛連而無告者也顧茫茫之民人雖忽  
之天地之心未嘗不憫之也苟能惠恤困窮是  
為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

真西山先生曰人能以惠恤為念者其子孫必  
賢其門戶必興灼哉斯言詩云哀此茆獨書曰  
不虐鰥寡周禮遺人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  
古聖帝哲王未有不以矜孤恤寡為急務漢立  
女養所宋設養濟院明初置孤老院後改養濟  
院

國朝因之予遙縣治西北距城數武養濟院在焉  
榭屋十餘間悉塗塗附風雨不仁急瀆急湫孤  
髦輩日枵腹夜露居每執三冬啼饑號寒之聲

憐不忍聞邑侯陳公下車之初庶務旁午遂愀  
然曰為民父母睹此嗷嗷者能無省憂乎即月  
給口糧申請報可復捐俸略地率寮屬倡紳  
以及博士弟子員各竭醵從事庀工鳩材數月  
而成向之啼餓者今咸鼓腹矣向之號寒者今  
得棲所矣風風雨雨歌思之不置者孰非我公  
之明德哉董厥事者二尹栢君君佐捕廳王君  
家瑾驛宰李君時漢東西各十楹必先亭一楹  
竇公亭一楹門樓一座工既竣不可無以傳之

於後也乃鐫諸貞珉夫以公天地之心行仁者  
之事豈其沾沾一日之名者然而賢有司之盛  
事不可無以傳之於後也予為之志其顛末俾  
後之人覽是石者皆欣然有余羨曰此某邑侯  
某僚佐某紳士之所惠人於當日而不限於將  
來者也則什百年後或遇陰雨之傾地又必有  
興感而繕葺者嗚呼是可以風矣是可以傳矣  
公諱以恂字式阿廣陵辛丑進士也康熙十二  
年秋九月吉旦

創建樓真庵碑記

朱之俊

有明之末盜氛孔熾楚均州房竹間據為巢穴連年累歲騷擾靡寧海內朝山者裹足艮趾槩不敢進而武當黃冠大半散逸糊口於四方矣蠟燭澗何子一貫緣在汾陽來建元帝宮殿於石盤山過仙坪張子守性緣在平遙來建元帝宮殿於十里舖何子登橐方輿不誠於眾為僉憲榮公所逐狼狽南遁廉張子道行高移牒趣詣西項以主其事再辭不允至則籌畫指揮皆

旭罔怠工甫及半積勞殞生其徒郭子太明繼之垂成不祿徒孫寶子清白又繼之平邑大工別有朱守丹李子誠蓮暨徒蘇子宣福楊子太寶在協力共圖不日告竣兩地同時舉事同時落成在汾者余已叙其巔末久諸石矣在平者磬礪以待幾欲屬槁為冗所攸朱子踵門求之至再至三會余入春善病近方霍然日苦應酬向晦漏下數十刻始篝燈潑墨以應其請按元帝降生淨樂國之日乃神農氏之末年長而

慕道入山苦修感無極紫元君授以法要經四十二年而道果圓成天詔下敕位隆北極世儒稽古未詳猥以淨樂為外國遂有太子越海東游之語不知淨樂即春秋所稱有麋之國如黃帝生於有熊之國之類是也今均州南有樂都村又東有淨樂王塋塚據古史仙傳淨樂國即均州無可疑者武當記曰元帝刻刻不離大頂無時不在南巖今汾平兩邑香火甚盛凡有祈禱靈應如響安知元帝雲車騰駟不甞離

七十二峯而北遊汾水之陽乎余往歲臯狼之役取道平邑假憇道院則見環以土徑冠以雉堞獨踔曠野客至如歸不覺生歡喜心細詢廟祝最先立玉虛大殿以奉金容次建玉皇閣東華堂前門中殿靈官黑虎二殿以及十坊齋堂復券窟洞數十餘為靜室起于丁亥終于乙巳日月一十九稔厥工始畢此一役也張子首開其端朱子卒竟其緒內立藥局修合奇方丸散兼施活人無數則李子主之外構茶寮椒漿並



設夏無喝暘冬辟寒威則蘇子主之而且高懸  
鐘板接引待脚茶舍之傍卓關帝祠並左右小  
厦若干如張兩翼為旅人息肩所商販往來絡  
繹不絕一一手額而去在昔聖賢自度度人自  
利利他不過爾爾三子方之可以無媿然庵名  
棲真者何余聞道家有全真正一二門亦猶釋  
氏之有頓漸分南北宗也然全真之教助於東  
華教主少陽君興於王重陽盛於邱長春攷重  
陽子崛起一時繼三祖於既往啓七真於將來

可謂鼎鼎奇男子區區天蜚雲攀踞席南宮焉  
足以酬其功德哉嘗繹夫真之旨而推廣之三  
光恒明四序不忒天之真也春生夏長岳峙川  
流地之真也他日青林紫宇不假煤楮一炷結  
成號曰真經黃芽白雪犬食化龍雞吞變鳳號  
曰真丹鞭鳳策電入水不濡投火不焦號曰真  
人真之時義大矣哉今朱子提挈綱領戒律精  
嚴虔禮皇壇祝釐諷誦而未已也復招集羽屬  
安鉢檢藏符禁鍊魔燃九幽之燈建三天之

凡道門事務無不為之以真題庵意或在是歟  
 異日上蒼鑒觀高人輩出有若重陽祖師之分  
 梨十化大振山門亦未可知即指此地為秦川  
 之劉蔣燕觀之白雲誰曰不宜余潛濡筆而志  
 其略至慨作慕引之賢紳首倡檀施之信士悉  
 附碑陰以傳不朽云奉直大夫內翰林秘書院  
 侍讀纂修明史副總裁予致郡人朱之後薰沐  
 謹撰汾陽邑庠廩生相里東藩薰沐謹書

## 重修洪福寺記

薛所蘊

禪師龍庵諱昇河南懷慶府孟縣人余同鄉知  
 其始末甚悉禪師張氏父四江母閻氏方在襁  
 褓中即與羣兒不類稍長從事浮屠塵心泊如  
 了無至礙識者知其夙有根行每與人曰吾輩  
 既已出世寧止祝髮披緇僅作比丘像也呂故  
 受具伏牛嗣法少林遍歷燕晉之墟凡講堂法  
 席無不虛心叩聆數年歸釋典與旨洞徹意  
 地日與薦紳先生學士名流指畫最上法門吾  
 為青衿時亦嘗偷浮生半日之閒邑中無大禪

林各家自創小庵，並延供養。吾於庚辰秋奉命之西涼，過特里相會於北郭白衣庵，見其齒高而頹，若童氣靜而神彌炯。因謂之曰：禪師當奉西來之微旨，普震旦之宗風。開示羣迷，共登彼岸。鬱鬱居此，其能廣傳衣鉢乎？師曰：此吾未完事也。今老矣，昔曾客晉中汾州府平遙縣洪福寺，不知建自何時。年久頽壞，本鎮鄉耆王集等相邀於史村淨土庵，以主其事。自萬曆四十五年，至後閱歲月，而報竣整肅，其牆垣巍峩，其殿

宇輝煌，其佛象幽潔，其寮舍且奉都中所造，滲金佛像，宜尊於經堂中。焚修不替，爾時所處者，重新之規模所與者，向善之人心尚不能以一得之愚，強作津筏。今何時也？復念及此，當年一場盛事，未及銘勒。老僧固不足論，而諸檀越鼓舞樂從之意，竟湮沒不傳，亦可惜。已敢乞一言，用垂不朽，則法施財施其功均未可量。余笑而應之曰：是即所以為記，往而志之可也。又惡乎贊。

遍融和尚塔銘 并序

康乃心

師諱實週號遍融太原寧武關人也俗姓張氏  
幼而通慧不喜煩囂順治初干戈甫定秦晉之  
間復有倡亂者郡國雲擾師遂棄家遠遯走燕  
京出山海關如白雲山禮相生和尚披剃為弟  
子後復至都門受戒廣濟寺玉光和尚座下日  
夕參究求出世法念大事未明石火風燈泡影  
夢幻非廣為印証不可遂一衲一鉢扁舟東下  
歷吳越名邦所至古剎叢林謁諸尊宿說經演

竊惟

上帝命神與 朝廷命官雖司有陰陽而分無  
彼此總期興利除害以共治此土也若不能承  
天惠民則官之罪至其國災捍患則 神亦與  
有職焉 以 怕 承乏茲工已及半載雖發政施令  
無一可觀而硜硜拙守可矢天日謂宜雨暘時  
若物阜民康以與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意去歲  
自秋徂冬自冬及春雨雪愆期亢暘日甚二麥  
失土膏之和三農切雲霓之望豈 以 怕 身負過

愆歟民罔教化歟下多暴而上多欲歟清夜自  
思無一於此抑有難興之利難除之害歟噫嘻  
君家婦難為也以恂嘗謂為此地之民苦為此  
地之官尤苦然則為此地之神何忍聽官民  
之困苦有若此也今以恂齋戒告虔惟冀神  
明垂照伏願尊神憫此遙民速布密雲立施  
甘雨俾夏麥廣收秋禾早種庶幾神受黍稷  
之馨而以恂亦無黍司牧之任即遙邑之父老  
子弟將歲歲沐護庇之福於無窮矣特此敬禱

惟神鑒之謹告康熙十二年孟夏吉旦



172415

